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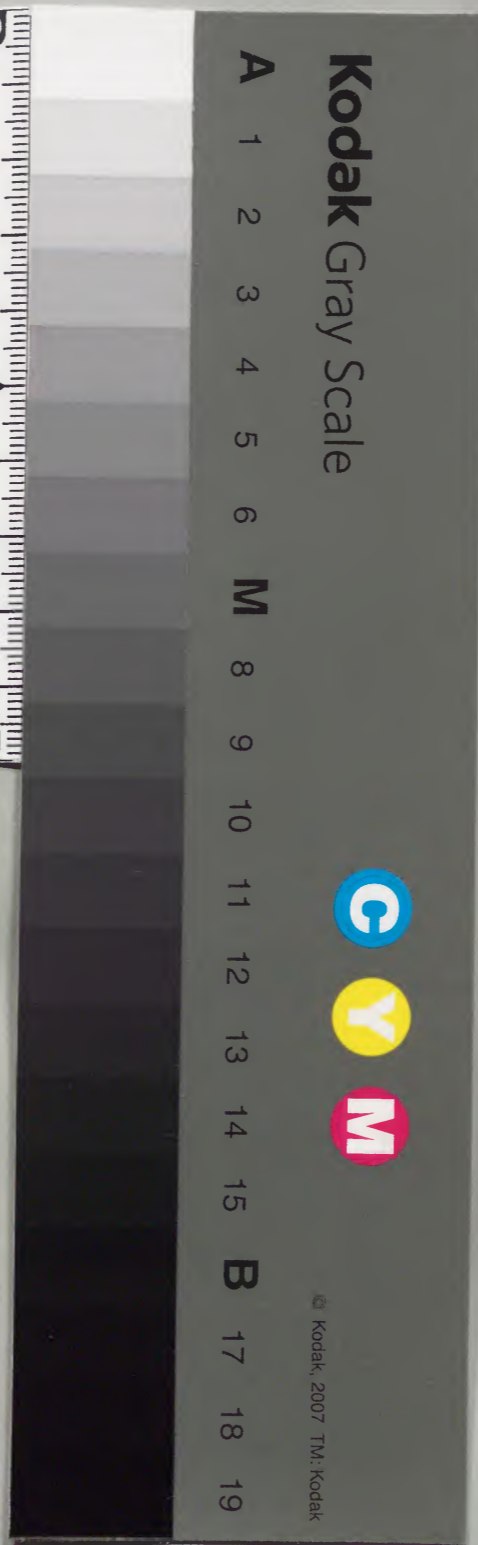
龍川縣志

十之二終

漢書門類			
九	〇	九	三
一	〇	九	三
上	三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〇九三	漢書
五二函	
一九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3
冊數	5 (5)
函號	292 129



龍川縣志卷之十

淺草文庫

龍川縣知縣長白書圖翼南甫纂

藝文上



夫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華國入其境見山川之清
淑扶輿磅礴知必有魁殊特達之姿登高作記臨
流賦詩以著一時之盛而外史亦得以備輪軒之
採其人傳其文亦傳矣雷鄉素著異蹟雲影呈象
聿知霖雨之方興瑞靄翳空預卜科名之將發甘
泉忽涌而常芬古塔將頽而復峙宜其觸物感懷

著作彌富而兵燹散佚五代以前之文無可考矣
卽求之宋元以逮前明日就漸滅亦僅于水火劫
奪之餘什存二三焉邇年以來羣生幸值昇平得
覩

聖朝德化之盛無遠弗屆往來名公鉅卿與前賢拊循
茲土者旣歌咏太平不輟而士大夫躬際

昌期務和其聲頗饒篇什茲擇其有關風教者載之分
藝文上中下三卷所謂誦其語如見其人見其人
益思其世擁卷臥遊遠如螭霍之名勝俱彙全目

中矣志藝文

雷鄉縣白鹿石記

杜楚賓

開元丁丑春二月朔又七日杜楚賓令雷鄉之二年雷
鄉之民盡事耕作其具修其種戒于茲日乃俶載焉古
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
興眊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而司稼掌巡邦野之稼
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
邑閭嶺南無祁寒故二月民殷東作楚賓以牧民職得
遵天子勸農詔省耕于民見耕者不休餉者不息方引

以爲喜取饜具嘗之蒸髦士勞之忽有白鹿二編然鮮毛昂然勁角從湖山來如將依人初不知其爲何物及近視之乃鹿也一奔而倍十人使人逐之還西山乃卽縣之西郊潛化爲二白石夫鹿壽物也千年而白萬年而元又瑞物也一獲于敏正再獲于槐里齊之以伯漢之以王得一焉已爲難矣况雙出乎其化爲石者彷彿夢幻不知石爲鹿而鹿爲石意者天將假此以志皇唐盛際寢明寢昌白壁應圖厥瑞不常矧循州南方之極也上應南極爲一人之壽徵下應西郊兆萬井之豐

稔人文赫弈將千萬年而盛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陰已上也鹿亦自我西郊則陰而就陽也一氣潛化金石可格鳥獸潛形况于人乎乃命匠大刻白鹿石三字記之石之上建爲亭亭之上立碑爲文以誌一時奇事昔有石化爲羊白鹿隨車良不誣哉庶後之君子觀此記者知民事當重不使循吏傳中專美于前云開元丁丑二月朔七日應賢良舉雷鄉令杜楚賓記

越井記

韋昌明

南越王趙佗氏昔令龍川時建治于熬湖之東阻山帶

河四面平曠登山景望惟此爲中厥土沃壤草木漸包
壘關定規制北距罄十里東距五馬峰五里南距河里
許相對卽海珠山也鑿井于治之東偏曰越井取春秋
時爲南越戰國屬楚爲百粵秦首置南海卽以龍川隸
焉則越之封肇于春秋而龍之壤則啓自越王佗也井
周圍爲二丈許深五丈雖當亢旱萬人汲之不竭其源
出罄山泉極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餘年
其蹟如新稽史記列傳稱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
以保南藩稱職貢則佗之績良足爲多又秦徙中縣之

民于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而龍有中縣之民四家
昌明祖以陝中人來此已幾三十五代矣實與越井相
終始故記之如此乾符五年十月之吉邑人翰林學士
韋昌明記

新修白雲山普安寺記

宋進士 余靖
曲江人

大雄氏之教也國無中邊俗無異同人無耆幼士無愚
智聞其名氏率用信向非役而隨非威而濟苟有喝導
亡不響答萬家之都十室之鄙必立塔廟以寄瞻仰誰
其尸之選在賢者稽其類拔其萃推之於衆無虛授焉

龍川郡者漢之名部越之沃野地近魚鹽之饒士多江海之樂故其資奉易足而德懋易勸且浮圖之道也俾人出貪網斷愛縛守淨默慎薰染廣方便重懺悔俗所以聞聲而樂從者以捨惡徑而趨善途也古有蘭若曰普安居于城之西隅州人之所崇植也天禧中遇鬱攸之災煨燼無餘惟老釋曰智珣相土於閒曠之野得白雲山焉掘地數尺有古石像七十餘軀亦精廬之故墓也始鳩工而珣卽世州將籲衆以今住持僧德廣承其基焉鳩其屋以藏像貌其座以存法列鼎而烹以示均

擊鍾而食以來衆皆古之制也尺椽片瓦力所收焉茂材修幹手所植焉嗚呼今夫士庶百族以天性之篤血食之重鮮克數世恢隆丕烈者亡他術焉矐於親耳浮圖氏則不然邑擇於邑鄉擇於鄉超登其良以紹耿光綿世而益昌者此其所長也廣師本郡人張姓受業於聖壽寺受具於南海之祖壇出繼珣師於白雲山擇其良也歲在闍茂梓圖踰嶺謁誌攬其實而書之云爾慶歷六年七月八日記

霍山記

朱何



予素性特林壑嗜平居病未能窮覽而歷走焉謂異日庶幾此志也癸巳中臘下科調官得循有遠遊之戚或曰循山羅浮古號絕異出處遂慨然謂真得所嗜者來於斯詢所謂羅浮者不在是予心怊怊焉無幾客有語予曰霍山之勝甚樂之謂羅浮之失而霍山之得不空爲此行矣三年於茲日月不爲邇去郡百里川陸不爲遠卒歲窮年竟不得捫藤蘿侶猿鶴一拭目焉有遺恨矣一日尚書王公出霍山記與詩示予其大畧峯巒三百七十二如大佛跡峯志公樓峯先殿前峯白牛塔峯

大獨石峯皆峯之特秀者其靈勝如旃檀彌勒之像文殊印蹟之所石臼搗藥之聲浮丘煉丹之竈皆靈蹟之著者其塔廟有啟蒙靈龕之寺又云會昌中一浮屠客留之詩其句有若教飛去就飛去且作青山雲水僧唐時人曹松有西土文殊會印蹟大中皇帝舊叅禪之句按大中乃宣宗紀年曹謂浮屠乃宣宗乎此說傳記無有不知從何而云噫霍山亦奇矣奚其名未白于世乎予嘗聞天下之山矣洛有嵩山魯有泰山并有恆山冀有岐山斯中國也匈奴有祁連山西域有蔥嶺山高麗

有遼山西南有文山斯外國也於是山也或中國或外國而傳之史冊揭之天下何也在乎遇不遇之間耳幸而遇也外國無不聞不幸而不遇也雖中國有所不聞矣霍山者不中國不外國抱瑰奇卓異之實而名未白於世者亦未之遇然爾爲霍山者當益自負於杳冥磅礴之間朝而蒼煙與之俱暮而白雲與之娛明月清風之與室廬列仙羣靈之與遊居豈不綽綽然其自待重以深乎有時而遇也則攄雲雨爲膏物之澤巢鳳凰爲明時之瑞畜傑材爲大廈之用繁靈藥爲生民之命惡

肯浮取其名哉予恐霍山謂予言何如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二十有一日將仕郎守司戶叅軍兼錄叅司法事朱何記

答周循州書

蘇軾

近蒙寄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盛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生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術乎公之治循似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

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龍川畧志引

蘇轍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公宇皆不許入哀橐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葺敝漏粗芘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鋤其間既數月韭蔥葵芥得雨全出可菹可芼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學官

家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畧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旁使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畧志皇宋元符二年眉山蘇轍記

書白樂天集後

蘇轍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按公於紹聖四年丁丑安置雷州時坡公亦責儋耳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顛濱遺老傳云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是公在雷尚未期年則移循當在元符元年戊寅也

今作二年夏疑有誤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
痺惕然有瘴暵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
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
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
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
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
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
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
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
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
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
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乎文饒尙不能置
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
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子亦鄙之至其聞
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
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
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
之賢當爲辨之

重修二賢祠

宋朝靖郡王邁仙遊人直秘閣

循之興寧令陳湯以書造邁曰湯之高大父諫議公以崇寧二年貶是邦閱一百四十五寒暑矣先是元符初欒城蘇少公亦貶於此二公去後邦人慕其遺風餘韻尸而祀之於淨明寺則有台隱堂白雲橋則有蘇陳堂今亡矣獨有可蔬之園巋然為魯靈光也肩鑰之守薊燎蕭條圯垣敗壁樵蘇無禁湯始至拜祠下心戚汗下以慙方有意為酢假綬旅之事顧力有所未逮會縉雲潛侯起以貳車攝郡將撤而新之棟宇高聳跂翼翬飛

勢面塏明砥平席衍又置一兵以司其闌撥上官之田若干畝以相蒸嘗無何雪川沈侯以忠敏之孫來牧茲土嘉潛侯為此崇重名節之舉又從而張大之役成不可無記敢有請予按國史家乘而有考焉元祐間呂公大防劉公摯倡為調停之說蘇公上疏力爭之紹聖初元李清臣代言發策欲復用熙豐之黨公乃詆之以故貶於雷徙於循陳公受知裕陵自外僚為臺察泰陵初政被遇尤深以諸賢不相安力求補外紹聖元符間既入復斥執素論不少渝徽廟初自南宋擢鑾坡上疏排



會布者十詆章惇者六斥蔡京者無慮數四於是羣小俱愠籍元祐君子爲姦黨日元符上書人爲邪等盡擯之于嶺海萬里之外公在循與樂城相望方十年間爾自當時觀之曰姦曰邪皆犯天下大不韙之名孝子順孫不可得而改也今爲子孫者反以爲先世附名於籍爲不朽之榮回視當時之爲相爲公爲侯者直比之以鴟鴞之嚇腐鼠穢土之長朝菌不寧惟是檜當國嘗陷李趙所用之諸賢名之以逆矣侂冑得志嘗嫉朱張從學之門人名之以僞矣敲擊摧撼快所大欲於一時其

後天定勝人忠賢進用正學彰明如日在天象賢之苗裔受經之生徒翕然以其先世先師之故得以自附于天下之善類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可以觀良心秉彝之正不隨世變而泯沒矣雖爲遷臣逐客所寓之州二公未有德政以濟民如桐鄉之朱又非捍災禦患如睢陽之張許而循人至今思之見陳令尹之來則相告以喜曰是陳公之四世孫也夫陳令之汲汲於揭虔安靈者猶曰以孫祀祖云爾彼二侯者獨無所爲而爲之壽忠義之一脈扶人極于方來法宜得書焉得而不書又繫

以歌詩俾刻於麗牲之石歲時歌以祀之歌曰荷蕖爲
屋兮胡繩爲門滌以滄浪兮墁以白雲中有擎天之二
柱兮屹雪幹而霜根惟蘇公之在元祐兮當清明之初
政奈棟國之不力兮欲參用乎邪正公食不下咽兮憂
心抱疾自奈方悲兮成紹述之異證斷蛇不殊兮投報
之深阱使金柅可繫兮則不爲章蔡之紹聖惟陳公之
在建中兮方前車之是懲何椒蘭之不芳兮聚茱萸以
爲朋公鐵作脊梁兮語冷如水瑤華猶再廢兮矧螻蟻
之微生信犬縱噬兮餘黨碑之峻嶒使碩果不食兮則

不爲京布之崇寧於戲二公之魂猶生兮如神龍之出
若曹起穢以自臭兮紛鬼域其何在穹冠褒衣兮合兩
美於一堂鹿伏於後兮猿嘯于旁伐靈鼉兮傳巴舞迎
公之來兮峨嵋之巔鯉水之滸折瓊芳兮薦椒醕送君
之歸兮均天之庭朱陵之府否泰禪代兮往古來今莫
治匪陽兮莫亂匪陰罄山之高兮龍潭之深我思二公
兮實獲我心

五橋記

趙汝獻

記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繼之功所患繼者

嘗至于大廢而不念作者之艱難也自古賢智之士爲民捍患興利其道亦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復有蠹壞之事哉端平二年秋八月莆陽宋公詡以廣州別駕知循陽始至問民疾苦咸曰寇賊轉徙者多公私俱匱吏闕俸而軍乏糧也喟然曰寇且蔓郡奚以支此何時尚拘文耶亟減貸部運之資以給吏犒軍翼日而寇平曰此繡衣使彭公期會而我不敢殿也簡徭薄征以通商裕民稍稍復業歲大有秋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御書有閣瞻

學有田省役有帑輸納有程乃作吏舍乃葺兵厨立測影之圭於觀德園中創刻漏之室於就日臺下郡治之西偏爲堂五間曰默化柱漏久矣東坡扁帖尙無恙也爲之改作曰無廢前賢之跡公於學識高性不喜翫以方事安集有請于上其題郡春圃帖云未得草茅封事下少從桃李徑中行洿池有航號西湖風月一夕以圮告亟命葺之不靳以警聞曰州之所恃者城池也古繚以垣者二里有餘城樓以間計者四百有四爲門有三爲臺爲觀爲閣登陴可眺之景也悉撤而新之環城有

龍川縣志 卷之十
渠或歲久則浸壞易湮或春水瀰漫則澎湃四嚙先是
屢築公乃行水相於其所應乃慨然諭曰水注江湖勿
爭其趨洩以尾閘雖海亦虛乃大鑿石于湖之西橋下
以殺水之突又寘木函于湖之東導水入池以灌兩渠
之田下流作隄以捍又疊石爲溝以出水民間舊置木
函於渠岸引水以溉下郭田積流寢久土崩隄潰乃創
石隄又作大石渠以爲經久之計城池環浸左右夾帶
望之屹然武庫旣繕而器械鋒鏑之屬燦然整備又慮
屋漏土溢爲設木架籍之而罩其上俾勿壞城樓置水

甕鐵缶凡於城備禦之具又別貯城輓以俟不虞之需
且戒以非急勿移用是年秋梅闕守監子弄兵牒得其
實控於帥閩亟謀甫定獨循境則有備無怖也月餘又
作五橋曰龍津曰白雲曰東橋道出潮梅者使不病涉
由州以右曰西橋由水心以左曰北橋民願助橋役者
忻且著其姓名創道堂以謀其可傳曰斯堂爲橋而設
橋爲吾循風水而設堂存則形勢益壯使東西相稱爲
循人千百年計豈特爲行樂之設哉至於克勤小物切
切在民如鬱攸之變旱澇之災霖淫之苦隨有以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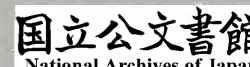
去上印之日無幾何焉而為循之謀如是之切哉今汝
獻獲辱門下因與同僚謀曰公承積匱之後不鄙彝其
民而盡心力為之且作一橋尚為百橋計况其大役不
可縷數若事奏具下其為循人保障久安之計益大矣
視他應故事者不可同日語是安可以不書夫慮熟謀
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為後法一宜書承積弊匱乏
之餘當垂滿將去之日竭力為之而不悔二宜書不為
一時之計為利於無窮而欲告成者以不廢三宜書汝
獻樸且少文討論其實而著之無諛詞庶使後來者取

法于是乎書此年實嘉熙丁酉秋七月丙辰門生承直
郎循州軍事推官權通判趙汝獻記

重修循州儒學記

李仲著

循州學廟昔在郡之北隅罄山峙其後龍川繞其前其
興也屬炎宋之嘉泰其弛也在至元之辛巳重罹兇悖
遂成廢土後即李守舊宅權為廟學經四十年郡侯徐
公震來守於斯始至進謁堂下視其屋宇褊狹不稱廟
學制度俯仰太息而有志焉期年政通人和事簡民裕
侯乃闢故址於淡煙衰草之間倩工師於江右嶺表之



音川縣志 卷之十
外度材鳩匠復其舊地而一新之矣延祐戊午冬始事
越已未秋告成殿庭崇邃堂宇廣深神位清密廊廡宏
敞與夫晨門棲宿師生齋房無不新備既而又給籍田
而養贍之圖爲經久之計郡之士民父兄相與聚觀而
歎曰侯之興學所以教吾弟子者其厚如此豈可使後
之人無傳焉於是相率立石而爲記延祐六年歲在己
未良月九日循陽儒學學正李仲著書

復隸循州元師府碑記

曹復裝

任牧民之寄必思所以去蠹民之弊世稱循吏者靡不
由是而有厥美也是以州必置牧而使承流宣化得專
其政故能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吾子則千里之民
各安其業相生相養豈復有嘆息之聲哉惟茲循州地
居楊域自秦併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時南海郡尉趙佗初爲龍川令龍川之名實始於此晉
割其地置興寧縣隋置循州唐復循州總管府宋熙寧
間析龍川興寧地增創長樂爲三邑皆循州領焉嘗閱
志書而嘆曰龍川者漢之名郡卽越之沃野地有魚鹽
之饒士多江海之樂由是觀之設非當時戶口之多土

龍川縣志 卷之十
地之廣何至一州而領三邑哉洪惟天朝混一區宇越嶺以南循首效順大軍所至不血一刃山川改觀人物交欣商旅往來市肆不易三邑之民於斯爲幸至元戊寅乃以循州設立總管府隸于廣東宣尉司而總轄之奈何鄰封四境草寇擾攘既經劫掠煨燼之餘復罹歉歲饑饉之慘生靈塗炭田野止墟是皆有數存乎其間非人之所能爲也由是戶口日削賦稅日虧越歲丙戌降置州事元貞丙申附庸于惠蓋欲其應報利便緩急相濟是亦一時之權宜而非經久之良策年復一年弊

端百出胥徒皂隸接踵而至絡驛傳餐殆無虛日至治二年六月前政州長惜郡刺敦武同知赤翊暨判官陳從仕目擊斯弊不忍坐視斯民之胥溺登仕庶耆老而告之曰當職欽承朝命分守是邦下車以來力勤撫字惟慮政教之不孚風俗之不厚良由惠州帶管政出多門事務頻繁應酬莫暇欲爲爾民剔蠹除弊惟新是圖者未若直隸帥府之爲便也於是邦之人士咸以爲宜者儒崔德一等列狀以聞厥謀未就二公報政而去是歲冬十一月繼有同知孫恭承務蒞政之初未踰月而

持府檄者往來絡繹郡縣竭供奉之需閭閻與疾苦之
歎公乃慨然有志欲革斯弊未幾而牧長藍禿宣武適
至倅侯陳從仕幕賓林國端首以是事爲告於是協力
贊成書其事聞于闡憲仍下講究博采輿論一守前說
舉無異詞爰命耆老吳總士人黃德震方執中躬詣帥
廷陳說利害具述情實達於朝省復慮郵傳萬里或致
中輟再命郡人郭俊等遠候降音彼乃不憚跋涉之勞
毅然願往至泰定改元冬十月檄書至郡悉如所請是
日也官吏慶於廷士子歌於泮農夫忭於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海瀕遐邇聖德漸被而今而後政出
於一官府省於供給民力得以少蘇化行於郡邑教興
於學校在易有革故鼎新之義否極泰來之象也循人
咸謂去蠹民之弊郡侯之美績其利非私於一時實利
後世於無窮也予因捧帥檄催廣選至循父老爲之請
曰公以儒飭吏可爲吾郡紀其首末庶幾後之爲政者
得有所勸予不能避備詢其詳父老歷歷言之于是乎
書元甲寅科湖廣鄉貢進士雍州路儒學教授廣東道
使司帥府職官奏差楊平曹復裝記

重修元妙觀記

任允

老氏之學其來尚矣自周而下莫不有宮觀之設尊信崇敬甚爲盛焉古者宮觀置使皆宰執大官領之次則提舉之職主管其事不爲不重今則隸於集賢院道敎總轄之皆有道行之士領其事授以師號命其冠裳以表其榮俾之提點宮觀以焚修告祀爲事期無曠職以稱其任得居名山洞天琳宮珠館者則安享清福其處廢宇老屋金穀匱乏者不得不勞神焉至正壬午余來通守循陽朔望詣元妙觀拜祝暇日澄懷遊憇有元學

提舉趙若可進而言曰茲觀之地古矣在宋名天慶前至元丙子歸附之後重罹劫火悉爲荒墟幸在而可見者惟古榕數株而已元貞丙申詔賜天下道觀以元妙名額時殿宇草創編茆縛竹繼有道士黃道明盧光濟鄒得元等接踵修葺雖有規模弗稱觀瞻至順庚午有羅浮道士徐可泰來循任持提點觀事受天師大真人法旨加以明素元冲妙法師名號職領焚修卽罄衣資廣募衆緣度材鳩工悉更舊基鼎建三清寶殿三間廣袤四丈有二重簷四起輪奐一新三門五間其廣六丈

五尺深二丈三尺兩廡各八間其廣二丈直深九丈有
六越明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告成時州判鄭傑徹不花
贊成之繼修鐘樓創建藏殿金碧輝煌照耀穹壤若師
聖之祠神仙之像雲堂方丈雷壇月臺皆有次序衆工
畢集百廢俱興其他如鑿井得泉闢街砌石植嘉樹之
繁陰增租糧而益倍守道愈堅克遂初志至元己卯又
受元門大宗師法旨賜以金剛紫服仍號高士然未有
大手筆以紀其善請爲文以記之余重其請稽守而言
曰夫以老氏之學以清淨爲學其學焉者不忝其教可

謂難矣况能人之所不能崇其居闡其教篤其志以成
其事有光前人之所已然者啟後人之所未然者其功
豈小補哉方當海宇清寧夙夜焚修期毋負聖天子今
日崇重之意遂書其事實以爲之記若夫脩造田租之
數甲乙住持之名詳於碑陰茲不贅書元甲申新春奉
議大夫同知循州事高昌進士契朝吾記至正十二年
三月吉日中順大夫循州知州兼勸農事任允立

體仁堂序

劉定

聖天子嗣登寶位之元年大宣德命以嘉惠黎庶二年

春詔選宏才碩德之臣居守令之職蓋欲承流宣化安庶民於田里同躋於仁壽之域也龍川大尹宋公常固領其選下車之初克立綱振紀鋤強扶弱民賴以安越明年政通人和慨縣治傾圯乃鳩材僱工修建輪奐日新事既告成公適考滿趨裝上京濱行合屬列宴于署堂公顧僚佐諗于衆曰龍川舊公署宋太史蘇公軾嘗扁後堂曰默化文獻猶存余忝重修苟完迄工請樹廳事曰體仁以繼前躅蓋取乾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之義屬予爲大篆以榜語既諸生李選偕其徒復請爲

序記其美以彰公行余惟仁者本心之全德卽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體者比而効之服而行之謂能體天地生物之心爲心則滿腔子皆惻隱之意推以治民則政教之施藹然如陽春敷布而民皆被其澤推以育物則號令之行沛然如化工流行而物各得其養舉天地之大事物之微無一不在吾所愛之中爲能體乎仁矣能體乎仁則天爵修于身人爵榮於已慈祥愷悌之政章章舉布爲能長乎人矣能長乎人則利澤施于時功業垂于後上不負乎聖君下

不負乎已學而能盡其職則忠孝有兼俯仰無愧而臣
子之能事畢矣名堂之義寧不在于茲乎雖然仁道至
大惟全體不息者足以當之功則徹乎上下故有體仁
之實心斯有體仁之效驗吾觀宋公之尹茲邑也孝以
事親廉以律已事上以敬接下以恭其體仁之實可知
矣勤以勵政敏以勸工養民以惠使民以義其體仁之
實可見矣是故一境之內三載之間農桑課而學校興
田野闢而盜賊息戶口益增詞訟日簡人才盛而風俗
淳教化行而頌聲作又非體仁之實效見於行事者歟

吾知是行也天官考最鶚薦雲飛立登要路尙將移體
仁之治效以經濟天下斯有以副皇上求賢圖治之意
其芳聲偉烈與卓魯齊駕並驅庶斯堂之名千載爲不
朽矣余忝職文字顧才之菲不能發揮體仁之義以宣
揚我公之善政因諸公之請固有不可得而辭者遂繹
其理爲贈行之言若夫耄倪攀慕之情僚屬惜別之意
則又形於詩人咏歌嗟嘆矣焉用贅哉皆宣德五年四
月望日龍川縣儒學教諭永嘉劉定序

龍川縣志重修記

金幼孜

龍川古循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秦并天下置南海郡
龍川隸焉龍川自漢唐五代迄于宋元興廢不一洪武
中嘗經寇掠民戶散亡所存僅八里而縣治傾圮尤甚
官於是者恆病無視事之所欲重新之而不能宣德戊
申予友宋常奉命宰龍川顧而嘆曰縣治凋弊如此豈
所以稱瞻仰施政教於民哉於是齋沐率父老告於城
隍首捐已俸鳩工聚材志期必成逾數日天大雨河水
瀰漫忽得上流巨木三百餘株衆皆驚愕以爲令尹誠
心所感旣又採於山得木八百餘適川竭不能出忽一

夕大雨水漲木悉至不勞餘力衆又曰令尹誠心所感
果如此哉乃以其年九月己未興工十二月庚辰訖工
自廳事儀門及後堂廨宇煥然一新是役也錢穀費用
一出於公毫髮不以動其民是以爲之者疾而成之者
易斯實常固以誠心爲理致山川之神有以相之夫豈
偶然哉常固爲之三年來書考間過予道其事且請爲
文立石以記歲月予謂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
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若縣治
爲聽政之所民朝夕承事於此蓋所當爲而不可不爲

者常固於此固不宜有所遲回一旦興廢舉墜人悅之
神相之涉四月而功成豈不爲難矣乎視向之偷墮庸
懦因循苟且而昧於政事之先後緩急者豈可同年而
語哉嗚呼龍川無聞久矣一旦得吾常固而作新之亦
何其幸耶後有蒞於斯者覽觀斯文尙思修其政舉其
職以繼於無窮宣德六年辛亥春王正月太子少傅禮
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書

龍川縣重修儒學記

吳高

龍川古循州也風氣清淑長才秀民鍾靈而出者項背
相望絃誦之聲藹如也學在州北宋淳熙知州梁克俊
始建端平間知州宋詡撤而新之元至正厄于兵火國
朝洪武三年詔天下開設學校州改爲縣仍舊基而建
焉歷年既久風銷雨泄梁棟弗支漫漶已甚成化二年
廣東布政司左叅政孝感張公瓚旬宣謁廟咨嘆曰化
本在是其可緩乎乃勞心計畫設法措置獎勵義民省
諭官屬皆樂于資助立文簿以記姓名委能官以董工
役先建大成殿兩廡整塑神位次建戟門櫺星門甃泮
池造齋房庖廚庫舍以漸而理官僚效力民不知勞經

始於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成化三年五月起工美輪美
負氣象巍然金碧輝映冕裳儼如師生感大叅公作倡
之功琢石求記夫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之在人
不可一日而無然非設學校以教之則道學弗明人心
弗正風俗弗美賢才何自而出治效何由而盛耶古昔
帝王建學立師用賢輔治皆本於此我國家混一六合
偃武修文自京師至郡邑莫不有學列聖相承崇儒重
道屢幸太學以聳天下之觀瞻分命憲臣以勵學政之
修否士生斯時將以漸摩詩書仁義之澤周旋揖讓乎
弦

誦俎豆之化道學明人心正風俗美賢才興雍熙泰和
之治卓冠前古盛矣哉矧龍川之學敞于數十年聿興
於一旦蓋由聖天子之建極賢臣之協極斯民之歸極
一極流通斯道丕闡而文教興焉諸士子遊聖人之門
讀聖人之書可不以道自勗乎道莫大于君親爲子孝
必師於會閔爲臣忠必法乎臯夔俾德業聞望蔚然爲
邦家之光與循陽山川生色不亦休哉若徒騁詞章徼
功利甚非朝廷建學育才之意大叅公作興期望之盛
心也是役也教護功程助俸勸緣則知縣曲江秦宣收

支錢穀則陰陽訓術鍾瑄生員胡縉黃琛凡百攸措則
教諭清源彭麟專督其事訓導三山陳溫瓊臺黃景晟
效力以副之贊襄其事者正千戶李立典史橫槎陳璿
皆可書成化三年丁亥六月福建布政使左叅政惠陽
吳高譔

重建蘇文定公祠堂碑記

吳高

先人過化之地流風餘韻在人不忘祠而祀之宜也然
時異世殊遺跡湮晦必有秉彛好德之君子然後能作
新之龍川古循州舊有先賢祠負城面江蓋爲宋蘇文

定公子由而設元季兵燹祠燬遺跡斷礎剝落于荒煙
野草間撫景懷賢者誰歟創新興起者誰歟奉議大夫
惠郡同知張公蒞邑考圖而主盟焉時有文林郎知龍
川縣事秦侯亦以興起斯文爲急乃闢草萊乃去瓦礫
乃芟荒穢建正祠三間中塑公像又建前祠三間東西
兩廊三門牌扁繚以堵牆樹之松柏春秋二仲邑宰率
師生舉行祀事衣冠藹如禮讓秩如鐘鼓鏗如遠近聚
觀嘖嘖嘆羨琢石求記其事按文定公十九登進士第
仁宗朝舉直言極諫時政得失諫阻青苗新法不便於

民由黃門侍郎出知袁州因三省上言謫循州與諫官
陳次升同謫文定在州閉戶讀書以道自樂初無遷謫
之態時文忠先謫惠出御賜犀帶為倡命羅浮道士鄧
守安造東新橋船四十餘以濟人復欲築西新橋隄移
書文定勸其內子史夫人出御賜金錢助之劉克莊詩
云內翰翻身脫犀帶黃門勸婦出金錢是也又修龍川
志書循人籍文定以為光榮是蓋有功德于循于惠也
嗟夫文忠之忠君愛國文定似之文忠之利物濟人文
定繼之兄弟齊名出處一心譬之青天白日威鳳祥麟

人皆知其心曾洞達為希世之瑞焉惠陽鶴峰之祀既
舉循陽之祠其可廢乎祀禮其敢後乎宜乎同府與大
尹躬任其責作與先賢以勵後學實好賢尚德之心甚
盛舉也自今以始廟貌堂堂循之士子思文定以道事
君而思其忠誠思文定以義濟人而懷其惠澤將有聞
風而興起者所關豈細故哉是祠雖百世祀可也同府
名軒字冕之浙之剡溪人宋兵部尚書張澤之後有為
有守大尹名宣字德敷韶之曲江人慈祥愷悌平易近
民民親愛之皆可謂賢守令云助其役者千戶李立張

廣任玠典史陳璿教諭彭麟訓導陳溫驛丞沈福皆有
力焉宜書成化七年辛卯三月福建布政使司左叅政
惠陽吳高譔

育秀泉記

鄭純

泉者源水也所以育物者也爾雅有謂淄泉公羊傳有
謂泉沃泉流泉是皆所以灌溉田疇滋潤園圃育人育
物者也育秀之泉自昔未聞今龍川泮庠儒林門內鑿
一巨井乃成化己亥春三月惠郡檢府張公璘承乏視
篆出俸鑿甃以供諸士子其井深若干廣若干下甃以

磚上闌以石其泉清冽銘曰育秀泉鑿于闌石於戲檢
府張公其亦用心遠矣其亦愛士深矣其視孜孜嗜利
者大相徑庭矣何則嗜利之徒孜孜為利苟有所得一
毫莫舍孰肯出俸費金鑿井取泉以供士子久遠講學
之需而以育秀銘之者乎且為令者于諸士子最當親
愛而於學校中尤不加意今張公一府屬也暫爾視篆
出俸鑿井為謀如此蓋欲一邑之士飲此泉者人人奪
取山川之秀如水之清如泉之潔高登科第而其守已
之廉存心之厚拳拳焉切切焉愛士無已无可見也雖

然張公愛士如此自是而後諸士汲泉飲水寧不一念
 張公之至意耶純司訓泮庠飲此清泉已非一日因不
 忘故遂記之成化辛丑夏五龍川縣儒學訓導莆田鄭
 純記

龍川縣志卷十一

龍川縣知縣長白書圖翼南甫纂

藝文中

清節祠記

李蒞

清節祠故清節令尹洪公祠也公諱祉字天惠別號定
 菴貫江右饒之安仁登成化癸卯鄉舉初拜福之建寧
 教官弘治乙卯考績銓曹首擢縣令四月孤身蒞龍存
 心豈弟持身廉介敦仁厚之化無苛刻之政期月之間
 六事兼舉百廢皆興子民之心乾乾罔怠藩臬獎勵名

重當時惜乎天不假之以年明年丙辰九月十九日忽
遘一疾正寢而終庶民慟哭如喪考妣咸欲立祠祀之
耆老陳价等若干人乃述公之德政曰矢心惟清處公
事如家事愛百姓如赤子徵稅無欠弭盜有方果決廉
明斷獄平恕興學育才尤加意焉常食蔬食不帶妻室
一毫不染止飲川水自前至今罕有斯令臨終執筆吟
曰此心未始負皇天何事皇天不念憐爲國爲民成往
事但留清節播龍川終殮之日囊無財帛箱無餘衣具
呈分巡僉憲王公相分守大叅華公仲賢二公訪之曰

委果立心不苟德行不污事安民安羣心愛戴又且身
終之日囊底蕭然深爲可憫仰縣順從民心自修祠堂
塑像祀之仍仰縣僉門子一名以爲祠守本縣通申上
司靡不嘉之由是通縣排年價買城隍廟門房屋二棟
六間以爲之祠扁曰清節陳价等捐資命匠遂塑公像
始于丙辰孟冬二十二日成于丁巳仲春三日祠宇輪
奐神像儼然本縣典史方岱求記勒石以垂永久矧公
之爲令也生則民皆歸仰而戴之死則民共立祠塑像
以祀之德被當時名垂後世雖死猶不死也傳曰得民

非難得民心惟難而公俱得之歟噫公之牧民也如此
民之德公也如此公如有知必將福被斯民於悠久焉
是爲之記弘治十年丁巳三月壬子鄉薦邑人李蒞書

龍川三大事記

明提學僉事海陽人盛端明

惠之屬邑曰龍川地接汀贛與潮爲鄰多深山絕壑連
絡溪徑百十貫穿每有盜賊則如循環探淵莫究端底
又加以林薄翳密陡崖峻坂難於馳突以至出沒若鳥
聚散鮮能薙獮且邑多僑寓往來境內大抵盜賊雜於
平民中莫之能辨奸黠潛爲結納官稍舉動彼卽偵知

百詐支吾民益困而盜益熾積有年矣近者張號立幟
之首聚黨數千橫行旁邑惠潮繹騷時在嘉靖改元之
明年癸未孟夏也適歸安施公以僉憲奉璽書實領嶺
東兵備之寄旣至皇皇然以弭盜安民爲急務乃蠲泛
役祛宿弊節財養力一以恩信與民更始未幾民皆向
化知利害稍稍安輯公乃默移檄令兩郡治糧餉繕甲
兵市馬徵士招募敢勇使出入羣盜中得其渠魁所親
信者與其出沒向道給之以計而盜不覺也旣舉事乃
分遣將領截諸隘口躬督精兵直擣其巢穴遂擒其酋

龍川縣志 卷十一
三
曰梁八尺鍾大總者羣盜次第斬馘五百餘人殘孽皆
釋之逃竄者榜示待以不死皆投戈自縛來歸公一切
量給以衣食耕具得復其業闔邑士民咸酌酒相賀以
爲更生之恩非公曷致先是邑之屬有鄉曰和平者盜
區也新建伯王公以都憲撫汀贛時請縣其地事未竟
遇逆藩之變逮公至凡百經營悉稱舊圖費省功集民
賴以濟金革之聲蔑如至今踰二載矣公以戎事旣畢
匪昌大文教則民罔知禮義且邑之學宮舊以移建卑
隘因循未及增修公乃歷相邑之隙城無如城北州學

舊基之盛者廼諭師生命有司商度其工費議定乃建
民不告勞學近罄湖歲久湖以積淤所塞遂有私治以
爲田者公督令復之湖水環城遶帶泮宮闔爽明秀廟
堂增麗人咸謂百年墜典一旦復興龍川之文運當振
於今日者諸生遠近皆抱經就師人期自奮其風聲氣
習大非向日之比矣邑令韋君邦憲乃謀於師生紹介
致幣來請予記予以平亂建邑興學皆有關於國政春
秋所特書者第予之文不足以彰厥美取信于來世惟
以舉歲月敘成功備事蹟云耳若夫公之德望材猷久

在海內功業文章異日當徵於國史奚俟余言

南山新建二賢祠記

明嶺東
兵備道 雍瀾

士君子危治憂明批逆犯忌於廊廟間于以杜潛謀升泰階回天駿烈固使王明並受其福不幸而大奸根據蒙塞主聰惛攄而貶隨牖納而竄繼則於嶺障海隅出其餘緒亦足以惠元元而領後進此豈私憎愛哉懿秉在人奚容泯沒而聞風之下自不能已其仰止崇重之私者矣則其始之不盡利於天下者專利於一方未究用於一時者大明於萬世視當時竊弄權柄死倖朽木

人不復識者相去幾何哉龍川古循州之地而二賢祠昉於國初改台隱堂以祀宋中丞穎濱蘇公子由諫議大夫莆陽陳公次升者也夫元祐末季調停說興呂大防劉公摯迭相倡和蘇公力爭罔止而謫循之麻竟以深詆李清臣鄧潤甫輩復用熙豐舊黨而拜陳公泰陵初政被遇殊深自安南召入疏排會布者十詆章子厚者六斥蔡京者無慮數四緣非奸權驅扇媒孽循州方謫金難隨成嗚呼是豈人所能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二公為鯁然安於置之者以其違吾便而障吾樂爾卒

之宋榻坐狹所樂何有而公是公非在二公者故炫於
宋寄於元而不殺於吾明之百餘年來矣祠久沒入荆
棘正德乙亥李白石子左遷通衢慨爲一新轉秩比部
隨以領頽嘉靖己亥年予奉敕嶺東歷龍川弔古於南
山之陽而遺跡竟爲鄉豪所併會督學吳默泉子至相
與語曰觀風設教獨可少斯人乎遂相基命鞠豪民沒
其房而更之周以垣牆中爲廳事蔽以大門扁其上曰
二賢祠士範師模宛然如昨而流風餘韻敢謂龍川嗣
是無若人哉仰惟前哲時若則於世教未必無萬一之
裨爾或曰二公誠昭忠懇不得以彌綸贊畫於天下而
涼涼一邑故其所不盡發者有遺靈也夫天下不得以
彌綸贊畫者天下之失其利也其遺靈有不盡發者一
方之收其利也譬之江河萬夫航之何水爲德而百家
取足於里之一井則無是者皆不得以資澤吾生矣二
公不利於天下而利於一方則其爲利也深深則專專
則厚厚則悠遠此所謂百家之井也如之何其弗思思
而祀之於吾觀風設教者預有責焉是爲記

愛梅亭記

王思

龍川縣志卷十一
惠之通衢卽羅浮之境也故多梅廬陵李君子庸自刑部主事言事貶秩闢公署之東爲圃循梅引徑構亭于中題曰愛梅昔夫子論志道據德依仁而歸宿于游藝游藝小學之事也而成德之地乃在於此者何哉孟子嘗發之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復其赤子之初而動息常有養焉是則大人之學也已子庸之愛梅也其游藝之意歟說者曰天地之心惟動可見故冰霜嚴凝之極乃陽動發育之初梅也適當其時先百物而花於此可以觀春焉於此可以觀仁焉是固然矣夫

天地者人之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能生物矣而裁成其中則存乎人故爲天地立心者人而人又天地之心也然所存所發一有私意介乎其間則已淪於一物雖欲自立且不可豈能立天地之心耶嘗驗之當夫天理發見一私不存仰觀于上雲行雨施俯察于下品物流形然後知吾心之大無一時而非春無一時而非仁其體未嘗少息而用各有所當也如此由是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自明而入以誠爲本勉勉循循勿忘勿助使體用之全不滯于物則三代之道卽此而在三代

之治即此而決可復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俯視功利之偏曾不滿夫一晒又况瑣瑣形勢之蹟富貴之陋哉今以子庸之所學而推其所愛殆托于梅而非專于梅也思與子庸同出廬陵緬懷先哲不勝嚮往故申其引翼之義相與卒業焉亭之制僅丈而樸後之君子尚嗣尊之俾勿壞正德丙子三月初吉前翰林編修王思書

湖光亭記

明提學副使泰和人 歐陽鐸

湖受龍潭罄山諸小水以當罄峯下曰罄湖州之有湖猶人之有腎腸也扼險阻阜財用止靈氣而蓄之以時宣泄其以觀焉者末也然其涵負深厚映帶曠邈美矣哉富平一邑之盛也齒於大方矣湖常傾而西宋端平丙申州守宋詡氏隄之而實其間歲以其餘灌田數十頃復溝水東行縈學宮如帶既乃折而東南與川會蓋當城者三之二當是時戍守馮之比於萬夫民有寧宇充實以容人才自學校出為世用者往往有之元季兵亂縮城以圖存學遷入城湖亦隨廢而民益多故矣國

朝改州爲縣歷百六十餘祀民績士功仰愧盛時而城中廟學且頽告修者數然無以爲功者或扼之嘉靖壬午西亭施君聘之以憲臣巡嶺東芟除寇賊境內乂安明年癸未諸生陳經世等以舊學請西亭曰惟子有責子爲子相乃披蒙茸躡磬峯四望者久之曰鬱鬱乎氣哉必也于水止乎下眊所謂磬湖者則已入民家作業矣喟然曰是猶中乾病在腎腸法治宜先復湖學次之于是一二萌氓恡若世業有司亦牽于占稅西亭取一統志申諭之爲除稅皆帖然服遂檄知縣韋邦憲募工

隄其南若干丈因田爲湖不浚而深作亭于磬峯上乙酉春予以視學至龍川西亭招予登之時雨澍旣霽羣山如洗草木芬香與風俱至湖水不及隄者數寸倒浸山影亭宛然在水中而危堞飛甍遠近叅差可見余顧西亭曰是爲湖光湖非自爲光也內明外暗受日而光易坎爲水爲月類也故湖於月也亦宜如昔者雨吾奚觀焉今茲來殆造物者以景告予茲可以觀學可以資守可以興利存乎其人知所以學之則學興知所以守之則城固知所以利之則民阜一湖之光也乎哉西亭

曰善夫請以湖光名亭會有試事未及復是歲秋學遷故處尋報西亭遷聞藩叅議未行聞撫按薦晉副使仍鎮撫嶺東僅三月罷去西亭於事一切破崖岸爲之不沾沾微目前名稱要以百年茲湖之光殆將視邑予故追書之庶後有攷焉

龍川縣尹侯生祠記

李學一

龍川古循州之域也在惠稱巨邑焉其土沃故其民富其俗侈故其民華蓋自國初來上恬下熙罔識兵革固晏然樂土也嘉靖末惠郡盜賊肆起軍興不時河龍之

間癰潰糜沸屠戮之禍熾于內供需之苦交於外民蕭然匱矣銓曹謂非得賢令撫循之不可乃隆慶辛未特簡狎莘尹侯來令是邦侯弱齡舉進士初命下人皆爲侯難之侯至敷恩申法拯溺亨屯事咸井井理縷縷分也有古仁愛之風焉余時守制家居聞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後余起復就官而侯以異材調丹陽矣詔下余重爲龍失賢令歎惜久之而龍之士民亦徬徬徨徨若孺子失慈母也詣當道訴留之不可於是富者出財粟貧者出筋力相與揭木負石築祠城隅肖侯像於中歲

時奉之以識思焉祠成適余復以憂歸於是諸父老咸來請余爲文記其事余曰苦塊中人未可以言文也辭之越明年乙亥余釋服有日矣諸父老復以文請余辭之不能得廼問諸父老曰侯之在龍也其政云何諸父老曰龍之爲邑彫敝久矣自侯之來也惻然動念焉其自給也一薪一蔬未敢取諸民邑有供需未嘗不從節省也公堂火耗歲可得千餘金咸革之不毫染民有訟至誠諭之解不則立剖之百姓無滯獄而吏胥無敢有舞文者鄉有約朔望徧詣集父老子弟訓之使爲善也

賦多負設法徵之不忍加鞭扑焉龍弊莫甚於版籍以飛詭脫寄者多也侯清查釐正寢食俱忘方就理而侯去撫賊鮑時秀巢去縣治可十餘里日與義都民相仇殺至暴橫也前吏莫可禁侯曉以禍福用法裁之諸賊無不股慄乃力請軍門爲蒐獮計一日官兵四集賊棄輜重走自謂必死卒爲督陣者賄而脫之假侯歲月其無噍類矣若此者皆著于吾民之心而不能忘者也至於修黌宮清驛傳撫流離以固邦本造官舟以恤船戶諸善政更僕未易悉數云侯不去龍之民其瘳矣奈之

何僅期月而去也諸父老言畢無不俯而悲泣涕數行
下者余曰諸父老奚用悲爲哉余聞棟梁之材不以葺
陋室航海之舟不以涉江湖侯以名進士起家初試於
龍其政績輒章章如是夫固棟梁航海之器也官人者
又安得小用之於龍又安得久留之也雖然余亦重有
感焉夫古之官人者凡以爲民耳守令有異材聞有增
秩賜金者矣未聞朝南而暮北也若以其旣有益於民
卽久任之無傷爾而今則異是中州善地多以卑甲科
遐陬疲壤則以鄉貢往不知疲敝之邑非鴻材莫可展

布善地卽中士猶可循繩墨理也今惠稱多故矣而甲
科之在諸邑者一時調去殆盡蓋徒以諸邑爲遐且疲
也是愛甲科而不愛地方吾於茲重有感也諸父老又
曰侯雖去然遇當道於粵者輒以龍之便宜上之期有
以庇吾民是侯心未嘗一日忘夫龍也嗟夫自世道衰
上媮下薄仕者不得善地務以亟去爲幸何暇及民至
於民亦以弁髦視其上豈少也侯雖去而未嘗一日忘
夫龍而龍之士民亦涕泣思慕立祠而祀之是交厚之
道盛世之風也余故喜爲之記而著其說如此侯楚之

漢川人名良任字志依狎莘其別號也工科右給事中
前翰林院庶吉士歸善李學一撰

喜雨亭記

黃孟經

喜雨者喜林侯之禱而應也侯奉簡命治龍龍于粵爲
憔悴邑民不商賈歲時伏臘取足於禾稼旁邑賴焉侯
涖邑之明年政通人和上下融液乃四月至六月不雨
侯甚戚戚下令曰年穀未登旱魃爲虐禁而屠沽潔而
方社厥明我將有事於祈禱時薰蒸四塞老幼徬徨病
疾間生令始下而雲油然繼而雨沛然竟三日夜而四

郊洋溢矣夫久旱而雨奇也禱而雨尤奇禱而雨奇也
禱之先而雨尤奇此何以故哉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未
有至誠而不感格者不然三年之旱六月之霜愚夫愚
婦且能致之况握天子璽符怡然於民上以民之心爲
心而天不以其心爲心耶侯之聲名在宇內治行在交
口功烈在史冊不能殫述第其素無媿媿之行亦不爲
操切之術表裏爲一始終勿貳以此近民民心歸之民
心悅而天意之得固宜老者幼者病而未蘇息者率沾
沾喜曰予輩得免於溝壑者伊誰之賜哉視其徬徨之

情若出烈焰中而登諸衽席者侯之心民之心不喜民之喜也公羊氏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侯固泰山雲也膚寸於龍而徧及於天下則龍人之喜者將喜及于天下不崇朝矣聞之福清林唐宋時有名安者以孝行而致湧泉之感名槩者知長興以忠誠而弭雲漢之災竟皆登通顯而垂休光林之忠孝感格蓋有自來意者盧焦蘇溪其先後降神耶孟經以德義師事侯因羣情之喜而喜記之時方度地鳩材以成迎春亭于東嶽宮是亭也續喜雨而有名可也

侯之霖雨潤澤繼美前修此其所托始耳記者得附不朽于末光亦事其大夫之一喜也侯名庭植別號觀泉福清人記之者邑中門人黃孟經時萬歷戊寅夏也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金湖方公生祠碑

龐尚鵬

金湖方公當肅皇帝時以吾廣按察副使提兵駐東路東人德之業於通衢驛爲公建生祠父老諸生謁予請爲記余曰公才兼文武名震西北邊人祠之及爲大司馬從中擘畫天下倚公如長城抑未知東人衮衣之思

其所以德公者云何余門人太學生黃孟經率諸生前
對曰嘉靖中大盜張璉林朝曦乘時倡亂逆焰瀰天通
衢驛當水陸咽喉虎踞鴟張道路幾無人迹矣其所至
撼城郭焚里廬白骨填山海日月晦冥山川搖動其烈
禍蓋從古所未聞守臣上變書諸路告急上特簡重臣
率大將軍嚴兵討之公留神經畧舉勝算而收羣雄自
邑猴嶺饒鉞寨及河源藍能二溪上筦濁溪諸盜皆相
繼剪滅巢穴盡平通衢四野之民自流移來歸者千萬
家公至是浩歎曰通衢故東路要區也使羣盜蜂起盤

據其間更相犄角絕我聲援卽以孫吳臨之力無所施
矣其爲禍豈至今日而已哉然則通衢之險不早城非
所以爲東人久安萬全計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乃從長
建議白于當路皆報可遂捐俸贖金凡一千六百有奇
其他括公帑之餘及倡義協濟者以數千計屆期勸率
官不擾而民不勞旬日當告成會公有量移之報士民
遮留哭聲震天請公書注生年月及履歷官階復請公
留衣履傳諸百世以永去思老稚擁馬前幾不能行及
隆慶二年大盜縱橫復有東征之役潮惠間死於鋒鏑

龍川縣志 卷十一
者不可勝數惟通衢晏然若非公早見而預待之雞犬
且無噍類矣况能全室家保妻孥以娛旦夕乎先是公
出境已祠祀之萬歷戊寅會福清林侯庭植來令龍川
謁公祠父老子弟爭言地湫隘宜更諸爽塏廟貌當重
新以稱邦人崇報之意遂白于令以下地請令曰此吾
有司事也亟奉遷于城東飭材鳩工不移時具舉其規
模視前而宏壯倍之士民仍購關東田若干畝以供歲
事皆非有所強而爲之者初孟經謬以章句儒荷公指
授故知公最深令以公爲部內監司其威靈久著東土

關地方安危不可無記遂屬孟經述其事請特筆載豐
碑以告來者余聞此輒爲之動容夫吾省自軍興以來
嶺之東西海之南北舉百萬生靈殆岌岌無寧歲矣安
得公百其身保障而調護之使戴天履地長子育孫人
人歌太平不復知有兵革乎祠之建蓋欲後至者推公
之德意以保障吾民卽世世範金爲像以事公何能一
日忘也今道路行人過其地見風雲草木皆圖陣森羅
若公奉天威儼然臨之孰不望風畏懷恃公爲長城以
自固哉或言古今稱治兵宜高城深池堅壁清野以待

之若吾粵山海諸酋多從內地出其備禦固不可無城然其勢有不能盡地而城之者故得堅城須得名監司良守令及古大將軍分治之公涖本兵未幾卽廷推大冢宰攝行部事兼文武重權然則擇監司重守令而選將將兵皆公所習見而坐籌之者凡海隅日出之地有不均蒙其澤者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非斯人哉其無量功德蓋不獨五嶺外祠而祝之矣余昔行邊會公於宣府每從官署按輿圖談兵法推步天文蓋嘗占公爲天下福星今考之良然公名逢時字行之嘉靖

辛丑進士今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嘉魚人萬歷六年戊寅季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南海龐尚鵬撰

北城樂建鄉約亭記

明恩貢 邑人 沙道初

萬歷丁丑之秋福清林侯觀泉諱庭植以名進士簡柄茲邑首舉鄉約同風俗一道德無論遐邇罔不懽怵行約之所城以內會于北樓城以外會於東嶽宮會期凡朔望次一日也城北隅地廣民聚每會咸踴躍遵諭於二所歸而相謂曰沐教不可以不先而領教不可以無

地每每環聽于城之中外則北方之壯者幸矣老而衰者幼而弱者未必過也吾儕可不豫爲之所而俾老者幼者均受其賜矣乎於是民李尙禮輩十家有奇僉樂捐貲若干買張氏地十餘丈聚木石鳩工衆越上元興工旬月告成彬彬然請於侯曰本坊義建約所一堂堂之下有方沼沼之上有方墀寬平足以讀法而行禮冀枉駕而敷教焉侯諾屆期詣其所初從諸父老羅拜而承聽之宣甫畢侯莞然曰斯亭也斯民之義舉也扁其堂曰宣諭堂扁其門曰鄉約所命初記其事初曰用民

之力而輸公家之役民子來成不日者靈臺是也若民之樂捐其財樂出其力而亦不日成之者其惟斯亭乎蓋凡人之情可以禮肅可以義動故激義於苦亂之國恆易而樂義於享治之民恆難無所於激而卽欣然有所感者必其感之者盡神而後應之者盡速也昔者晉文公入國謀帥救宋慮至勤也子犯首陳信義之教以訓勵其民文公竦意而行之由是館穀于城濮而楚人不敢矜其若敖六卒之強春秋取之孔子相魯犁彌以兵劫會夾谷責齊以禮景公耻臣不與行古人之道歸

鄆謹龜陰田以謝過左氏褒焉夫齊楚大國也猶待感於禮激於義而後動龍邑耳有所感無所激卽能忻然鬻地構亭以遵約信義舉哉豈獨可美在民哉惟我侯心湛冰壺一塵一芥而無所染握干將莫耶卽斷犀屠龍而無所碍省刑賦興廢墜旌善懲惡更僕未易數者茲揭太祖高皇帝六諭之條日與斯民演而習之不啻慈母之與嬰兒乳哺而提抱然民之戴侯洽肌膚淪骨髓合中外而熙如者一致也方侯新覺序也趨事者如子來矣北城者竊慶曰士類之樂有依歸如此也吾儕

幸而趨蹌于鄉約之亭得非均被衣冠之化矣乎及侯之增城濬濠也赴工者如子來矣北城者竊慶曰域中之樂有莫麗如此也吾儕幸而雍容于鄉約之亭得非藉禮義以自固者乎心在鄉約則重在禮義已之財與力何暇計也北城如此則闔邑可知民之所以感侯者如此則侯之所以爲感者又可知愚故曰論義於晉文庶無愧於館穀論義於龍侯不必子犯之陳而禮教益純而民之好義深於館穀然則侯之所以振作者誠有得於孔子之禮而約亭之建視歸田之事不同而同其

音川縣志 卷十一
感禮之心矣卽此聖賢復起鮮不以魯晉之善爲侯評而斯民觀感之心豈若楚之激於彝又豈若齊之竟阻於讒哉鐫此于石必曰昔也靈臺之作固以敦典庸禮而感民深今也約亭之走亦以鄉約德教而感民神臺與亭異制而深與神一心是爲記

社倉記

明邑令

林懷國

程大夫治循之明年歲值大祲斗米幾三錢五嶺之區嗷嗷然幾無生矣龍舊循也邑之隸于循者十而龍獨當水陸孔道編戶僅半十而衝劇倍之民罷于奔命而疎於作業它無以爲生惟恃南畝以生歸莞博之豪有力者操奇贏之術漁獵其間曾割穫未幾而灌輸者已半浮於熬湖之西歲一不易則十室九罄矣以故其凋瘵爲尤甚程大夫愀然動容曰長吏者將赤子是乳哺豈其使閔閔望歲徒以其命制于天而猥云救荒無奇耶則積貯之策宜豫已于是檄下諸屬邑各於道里均處置社立倉令可實粟千鍾斂散有期登輸有程積峙有額出入有經籍鄉耆之良者部其事毋煩束以勾牒亦毋得鼠耗其中挈爲令至詳且密矣懷國凜凜受成

龍川縣志 卷十一
慮無以奉宣德意是懼迺遍行諸郊陌涓涓四所庀材鳩工而倉之東曰通衢西曰張坊北曰十一都南曰坑田坑田于縣治稍密邇然亦別一村麓也諸所規畫一稟於令甲蓋二閱月而告成事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加額而請曰曩者民不天幸賴我公拊摩凋劫得少須臾無溝中瘠以有今日先是臺使者劉公目擊時艱命郡國縣道各置倉城市中其爲軫念元元澤至渥矣唯是僻邑阻山而治遠者數百里許近者亦數十里猝有不虞老弱者艱於轉徙而待哺者不無後時今而後其處處食明德之賜與臺使者之恩愈益含鼓于無窮其爲我勒諸珉以永永無忘可乎因礪石于社仍繪圖什襲而藏之俾後之飲德而思者知所自云

默化堂題名記

孫雲翼

龍川置令蓋自秦趙佗始其後沿革靡常官制亦異在隋唐宋爲循州爲龍川郡雷鄉郡在勝國時爲龍川路隋設太守總管唐設刺史長史其僚佐有司馬參軍宋元設知州其僚佐有同知僉判推官我朝太祖定天下復龍川爲縣令之下有丞有簿有尉洪武十五年始省

龍川縣志 卷十一
三
丞而輻員亦非州郡之舊矣正德中割境內地四之一
爲和平縣龍之削也滋甚僅當大縣之一鄉宦於斯者
薄其僻陋無自振意因循簡畧文獻闕如歷政姓名佚
而不傳嗟夫曹鄴卽不成邦獨不在五等之列耶余嘗
攷記載洪武中陳公敬以大家宰起復爲龍川令尋入
爲少宰主簿鄧繼良以節愛著典史尚義以郎署遷皆
表表膾炙人口則邑以人著人固不以邑顯耳且大官
大邑身之庇也學製多傷如吏議何若陳公輩其名當
與螻蝻爭高豈以小邑故遂泯泯耶雖然名者實之籍

也籍之不存則某也賢而顯某也微而無聞孰從而稽
之昔韓退之爲河南同官記以一時得將相五人爲盛
非侈之也表其名以風後耳名之所繫顧不重與是不
可以無記遂刻石於黠化堂併簿尉書之以懲前政之
簡畧云萬歷三十二年歲次甲辰孟秋龍川縣知縣丹
陽孫雲翼記主簿錢塘周志榮典史大田連第同立石

一視泉記

沙道初

一視泉何推廣育秀之義而名之也成化辛丑府檢張
公璘鑿育秀泉于庠之東隅蓋欲諸士飲此泉以挹山

龍川縣志 卷十一
川之秀美意也嗣後黌遷凡幾此泉乃界於東廡中歷
今九十餘禩邇爲民間混汲萬歷戊寅冬閩觀泉林侯
以名進士涖茲邑每視學見泉室於廡中嘆曰美哉泉
以育秀也今也雜汲于先賢配享之所不幾于褻乎于
是謀諸學博謀及諸士僉曰泉將堙請闕之侯曰張公
美意不可泯也與其泉於廡中孰若遷於宮牆之外先
賢不至於褻而士民咸得汲之諸士固萃山川之秀也
使一邑皆飲此水皆育此秀則凡民皆可以爲豪傑者
未必不由此泉始矣育秀之義溥哉己卯臘命工鑿三

丈有奇不及泉或告于侯往視之警工曰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地中豈無泉哉人患中止耳工奮
力須臾得泉二孔以石甃之沙子道初作而記之曰遷
廡泉於宮牆外俾士民咸汲之固我侯一視同仁之意
也浚逾三丈而不及泉必待侯之一視而後得泉天地
所以呈侯一視之仁也沛乎民物動乎天地是可以名
泉矣夫泉以一名必他泉之無出其右而後可以擅美
於天下吾考江南金山寺石有清冷泉唐李德裕使人
取此水雜以他水輒能辨之經品天下第一泉蘇東坡

詩云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天地以至清
之氣效靈於江故此泉得以至一而善天下之視今侯
一視泉人也非天也士民重侯一視而予以一視名泉
者蓋以侯之政百廢俱舉也侯之操一清如水也以一
清之操而溥一視之政非以天地生物之仁而召天地
至清之氣者乎故掘井九軻必待侯之一視而後得泉
也泉上有欄欄外有杆士汲之民汲之則山川秀氣不
獨鍾于士凡民飲此泉莫不挹其秀而皆可以爲豪傑
矣育秀之義自侯而益廣哉余酌清泉而邇其同仁之

源僭以一視而記此泉始與金山第一泉並美焉

伍邑侯平寇祠記

韓日纘

古今大豪傑幹旋天下非以才勝也乃以氣勝其以氣
勝實以精神勝我惠之龍川古循州也素稱男樸女憧
民逸俗慤頃因儉歲頻仍化瑟失調民挺走險或伏於
莽或嘯于川勢使然耳先是鄒崖鼻與鍾凌秀陳萬等
相繼而起天子有命會剿賴社稷之靈楚攸紫雲洪公
備兵嶺以東計誘渠從相繼授首而漏渠曾六滿者實
盡鄒崖鼻輩訂我螫我虔劉之氛過鍾陳且倍侯來未

逾月而六滿復亂當是時疆境擾攘人心危懼加以邑
徧賦薄議兵議餉襟肘時見不怯而豺戰卽憤而螳臂
折耳侯甫握篆卽蒿四日沉其幾研其慮以整暇應之
相敵運奇自合兵法其得力者在鼓勵鄉勇密購內應
而力止官兵懼官兵之滋擾也尤得力者在內衙豫幣
密遣豫計密商推誠置腹降分優禮懼左右之洩機而
分臨之生隔也正如管敬仲高子之鼓國子之鼓卒伍
政定于里軍旅政定於郊遂于七約內得王應紳等七
約外得生員甘承謨及鄭佳禮李士章等每一捷奏捐

橐犒勸傷者優之死者恤之于是良家子皆踴躍超距
望村落凜然壁壘侯從容裘帶發縱運籌潛天潛地如
環無端僅三閱月六滿諸賊頸繫堦前而從前會剿之
局借此以結聖天子可免南顧之憂人謂侯才兼文武
故功成裕如予謂侯才可及侯之用才不可及也侯生
平慷慨多大節居恒減聲色薄嗜好潛心性命之學品
詣淵奧說經每解人頤雖在帖括未嘗不以真經濟爲
念亦無日不以苟且一切爲羞此其氣已足驅百靈掃
千軍矣又出其全精完神以營度于羽扇陣雲之間詩

所謂有瑒蔥行克廣德心者侯真得葩經大意哉蓋侯
掇葩經魏科爲朱平涵相國沈太垣司空班中玉荀又
師事其鄉大家宰裴恭靖公今茲之役直以宰天下者
宰巖邑鑑人倫者鑑兵機氣之所至而精神運焉精神
之所至而氣充焉夫氣積于實而精神遊於虛卽有橫
巨之才渾不見其首尾迄今崑岡火淨汙染維新亂戡
而寧敕以勞定國載在祀典循人不能忘走幣京師請
史筆以垂貞珉媿美雞碑予惟蠢茲匪茹洪公殲之于
前伍侯俘之于後奇勲爛焉相映共臭豆登誰曰不宜

若夫治循政蹟如下士愛民革耗剔蠹魚苗缺額則革
經紀陋規以申補海氛大張則僉五門練總以詰奸憐
封寇警則設立塘兵以偵禦全城缺壞則多方措處以
修葺司署什物侵漁毫無一有則捐貲措處以登循環
詞訟多滯則強半免緩以恤民困種種碑在人口又何
贅焉侯閩汀州府清流縣人以英齡中萬歷庚子第七
魁其祖憲樵川叔父刺史西蜀俱顯忠於朝有聲宦籍
大封孝德儲恩異數侯畢一生之神氣以洗數年逋寇
忠之屬也蓋忠孝萃於一門云明崇禎八年乙亥季春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鄰治韓日纘撰

重建龍川縣學宮記

趙文暉

國家學校之建自辟雍迨于州邑將以興教化育賢才而修舉而力行之者則良有司之事然事有所先務不可不審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苟政之未善雖黌宮泮水儼然具存徒虛舍耳故孟子論王政謹庠序申孝弟在于田里樹畜之後則教化者政治之本而政治者教化所由成自古皆然不可誣也予濫竽中秘每聞郡國奏最有能實政親民者心竊愛慕之然其人亦未

易數數觀也康熙乙卯秋膺

命典試粵東而龍川宰彭侯又房亦與分較挹其言論風度已知其學問經濟之槩及所得第九人鄭子偉全乃侯龍川童子試所首拔士晉謁後鄭子拜首而請曰龍邑據惠郡上游昔漢南越王佗故址當閩虔孔道夙稱繁要區近自軍興以來征役重疊凡芻茭力役舟馬貨貝飲食之需呼號而督者晝夜不絕地方長吏疾首蹙額無以更生其民我彭侯以名進士來涖茲邑除苛政鋤積弊潔已而撫字士之良者禮之不肖者繩之鰥

寡孤獨無告者養之疾病者醫藥之役夫之勞者飲食之省而休之度嶺越疆則身翼而往返之蹇政之不便於民者更定之驕弁悍卒之殘億百姓者法之田糧之隱侵者清察而釐正之由是立文會置講筵民有暇日百廢俱興惟學宮之經費甚鉅乃謀諸紳士首捐七百餘金以鄉先生徐公榮祖鄭公維詵董其任邑人士激昂總總共襄盛舉焉落成之後釋奠于庭講學于堂課士于廡童子辟咩而欣聽學使者齋宿而臨觀而櫛星門外屏牆之左醴泉湧出淵靜香冽挹注不竭一時詫

爲神異然匪有記勒不可得而傳願藉夫子一言以垂不朽予乃慨然歎興思嘗見侯剔弊錄自更新以至禁革者爲事三十五條雷江紀事兼攝興寧者又各十一條凡皆士民摧肌剝髓累世不可痊之痼一旦捐釋使後莫踵其弊安寧之福貽及子孫又舉所欲而與之聚之豈非所稱君子者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善養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善教也惟善養則人無愁苦怨咨之心而有藹然樂易之意惟善教則國無犯上作亂之俗而有溫文禮義之風今龍川人文蔚起野遍

絃歌不可謂非侯善養而繼以善教之所致也予喜而爲之紀其事按龍川學志唐宋建城北元至元間燬於兵卽城東李守宅權爲之明因以爲縣東學又兩遷城北復於東而明末以兵火廢侯令茲土見廢殿立于榛蕪者僅存棟宇而諸門祠堂廡墀堦盡皆荒失遂毅然以創造爲任迨工畢而學之子弟魁於國山川之奇秀徵於泉則其上格天垣下鍾地德以致瑞應立見如此蓋粵自秦漢啟疆其始見於史者止南海龍川故今稱爲全粵首邑唐則韋昌明蜚聲翰院宋則探花及第羅

孟郊司空尙書王汝礪皆藉藉載籍地靈人傑有開必先吾于鄭子卜之自此龍人士駕唐軼宋不啻燭照而數計矣則侯之教養作人其大有造于是邦者不亦尸祝而俎豆之也哉是役也自戊申以迄辛亥時以歲計者四金以百計者十廟之間五東西廡間各以十啟聖之間三彝倫之堂如之戟門如之名宦鄉賢合六禮門之間一泮池之砌并橋以及楯爲一櫺星之石三架宮屏之牆環迴之址高以仞計者五廣以步計者百如是而制無不備矣其鳩工庀材經費立石凡有事于是役

者例皆得書于碑侯諱峻齡字又房號戒菴湖廣潛江人已亥進士康熙十四年秋九月翰林院編修乙卯廣東鄉試正主考古膠趙文暉記

東山書院記

趙文暉

予既爲彭公記學宮鄭子復介其邑之父老子弟稽首而請曰竊聞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然夫子爲可傳之文我彭公爲傳人事以文名文亦以事著無亦大君子所惠然者與予唯唯諸生乃言曰敝邑有東山者在治上流阻循江而峙宋丞相吳公嘗偕邑士大夫講學於此

而構院於山之麓致洲沙三色因名書院曰三沙元末廢今我彭侯構復之而月率諸生童子課文講學無少間蓋公既建學爲政教之本其教事所及者亦莫不次第而興也邑父老子弟聚族而謀曰公生我以政成我以教吾士民何以報計惟建祠設位于國中九達之衢使吾民子孫世世見公咸瞻依而祝念之雖于公無以益亦聊識我人士不能忘公之意而邑之智者則曰俗之弊也久矣凡作威贖貨違道以干譽者類能震民爲頌祝禱祠之役公之爲人也氣剛直而性仁仁者不勞

音川縣志 卷十一
民以傷財剛直者耻雷同而厭流俗今以世俗之祠祠
君子則公志所不安而吾黨報公之心反鄙陋而類于
薄曷若念公所欲爲而有益於教化者吾父老子弟不
日成之既成而公不得辭其庶幾匪怒伊教乎于是文
若紳者武若弁者衆若民秀若士者工者賈者徒者隸
者芻牧軍屯耆老孺子之屬莫不欣然畢赴度財均力
經之營之作書院于三沙之右曰東山書院予既習公
政教尤喜其民之厚而不俗也復進而與之言問其山
曰嵒然而高窈然而秀也問其江曰淵以深清且直也

問林木藪澤曰松蒼然竹鬱然蕉桐桂栢槐檀之植總
總然蘭蒨蕙菊百卉之叢于椒麓者樊然澱江之上有
亭翼然幽縈突兀榜曰浴風者公所建也翠微之中有
閣傑然巍峩掩映署曰大士者公所成也周旋而觀峻
嶒千笏者環邑諸峯也西南而望春樹萬家者人民城
郭也至于學者誦游者歌過者詩文章者會慶而頌感
慕而祝者則莫不之東山而不之三沙予曰噫天下後
世可以知彭公矣夫退之不祠于刺史公堂之後而改
廟鱣水之南子瞻不祠于惠州官衙而亭于白鶴峯是

二者距龍川爲至近今彭公有父母師保之德而民與之爲山高水長其將並韓蘇而三匹吳公三沙而兩者乎諸父老子弟僉曰然敢遂請記之予無復有論列也因書問答之言以爲記康熙十四年乙卯仲冬翰林院編修乙卯廣東鄉試正主考古膠趙文暉記

藍關辨真記

邑令 彭峻齡

藍關爲文公遺蹟長樂志以雪疑之余細繹當年自咏一詩蓋身到藍關回望秦嶺知遠來之有意指瘴江而續詞先後已見遠近自別必謂藍關屬秦嶺者是猶盧

家少婦詩後人改丹鳳爲泣兔使河北城南兩地無別對聯合掌真可笑也旣辨疑於門聯云粵嶺望秦雲始覺家鄉地遠藍關驚白雪方知文運天開復爲詩以誌之曰炎方飄雪似堪疑國事無恒令已移日蔽長安愁霧起霜飛遐表畏風颯崎嶇設險艱天步清白銘心感主知若謂仙踪非此地瘴江來遠義何辭

龔列御云秦嶺藍關俱屬廣東惠州府之龍川縣龍川四十里至秦嶺秦嶺二十里至藍關藍關至潮陽尚有五百四十餘里皆予所親歷之境也秦嶺高出雲表兩峯對峙中通一線長可五六里路旁時有大木可蔭行人藍關山不甚高道亦坦北有昌黎廟南有梵王宮大澗橫亘其中頗深而多奇石老樹尤婆

娑可愛予既至藍關回顧秦嶺障西北隅天且半白
雲束山腰如數疋練淒然忽起家鄉之感而後益信
文公詩中語為一時事無疑也廟中題咏甚多苦無
碑碣可攷庵僧為予言此從古無雪而昌黎策馬經
過時又六月也大雪三尺一阻數日湘子假冒文公
赴任驅役鬼神造潮城東門外跨海長橋限雞鳴畢
工土神不勝其勞用孟嘗君客出關故智未曉而作
雞鳴遂止中缺數十洞後雖百計續之不可得而成
也說頗不經類非士君子所宜道予到潮城訪所謂
湘子橋者良然詢之土人與僧語相符因嘆宇宙之
大奇奇怪怪之事何所不有固未可盡信亦誰能擅
斷其必無也耶至于藍關廣輿職方諸書皆失載而
却於陝西西安府之秦嶺下注云韓文公嘗阻雪于
此不亦大可笑哉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若是矣詳載
唐詩箋註

重建藍關韓文公祠記

陳肇昌

國家自崇祀

文廟而外淫祠必黜祀典所載亦綦嚴矣間惟文章
道德之儒凡其經履跋涉之區親被過化雖在遐
陬僻壤咸聽其闢地而廟享之豈徒以誇張勝槩
哉蓋亦將藉是以正人心維風俗而定道統學術
之歸也自東漢以來異端熾而正道衰昌黎伯韓
公奮障川迴瀾之力詆佛老尊孔孟一時學者始
豁然而識所宗迄今讀原道一篇其于聖賢訓世
之大經帝王治世之大法靡不炳炳烺烺于數千

百年之間誠哉漢唐諸子所未有也配食
聖廡俎豆不祧

國家之所以報韓者豈爲過哉乃龍川藍關之有公
祠也意者當公取路入潮陽之日嘆雲橫而賦雪
擁者固其地與然基址湫隘而堂宇傾頽後之祀
公者未免歷久而敬衰也

今上龍飛十八年余奉

簡書督學嶺海巡試惠潮道經祠左下車而遡仙踪之
勝蹟慨然想見其爲人仰瞻廟貌循階登拜之餘

蓋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古今薦紳士大夫衆矣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公獨于蠻烟瘴雨之鄉啟祠峙
宇夫豈無故而然耶嘗考公刺潮之日養士治民
美不勝述卽其延趙德爲師而潮人知學作文驅
暴鱷而民患以除何莫非公之文章道德有感必
孚能掃濁世之糝糠而開南海之晦昧也哉然則
藍關之有公祠也謂非公之湛恩溢于鄰封景行
及于奕禩不至此余今日者衡文百粵模範羣英
正惟遵公之道以濟溺式公之文以起衰而顧使

龍川縣志 卷十一
碑淪蔓草壁綉莓苔其何以妥公之靈而繫子衿
之望耶令斯土者晉江張君議以克合爰共捐金
闢建以作紳士倡是役也閣洗晴雲亭開碧漢匪
徒以供登臨者之娛覽也庶幾迓麒麟於大荒仰
山斗于在望分章織錦戶詠廬絃講學著書聿追
吏部之芳躅經邦牧圉遠紹刺史之賢聲于以扶
進人心挽維風化未必無小補云康熙十九年庚
申仲冬廣東學政按察司僉事楚黃陳肇昌記
重修龍川縣儒學記
尹源進

龍川古揚州境也秦并天下置南海郡龍川隸焉
隋更置循州明改州爲縣而龍川之籍始定漢唐
以來命天下廟祀孔子代遠基湮莫得而詳宋嘉
泰間始建于郡之北隅元燹于兵遷城中明因宋
舊復營之丙戌之亂復毀

清興二十餘年楚潛彭公來宰于斯春秋躬親祀事
見其屋宇湫隘不稱廟制爰集紳士鳩工庀材仍
其基而闢之規模俱備適潮郡變陷公以不屈去
越癸亥沈侯膺

簡命涖龍甫下車勤心撫字篤興教化簿書之暇卽以
學宮爲急務行之期年政清民安侯慨出養廉之
俸召諸生于堂曰某年某月某日

天子幸孔聖視學行釋奠再拜禮其隆師重道如此况
羣有司乎今邑文廟雖煥然一新然懼海氛之後
缺畧者尚多與諸生約當因者因之不必自己立
也當益者益之不必自己成也如一殿庭也棖題
楹桷之堅密此當因者也而殿庭內之座案幃幕
則續而益之一廊廡也牕牖門屏之周遍此當因

者也而廊廡中之牌位名表則新而益之一泮池
也甃砌停蓄之汪洋此當因者也而池上之欄楯
圍繞則抉其頽潰而益之一櫺門也柱碣橫豎之
敦固此當因者也而門外之壅積頽廢則拓其阻
塞而益之諸如啟聖之宮儒學之門宮牆之蔽糾
儀之表騰蛟起鳳此前日之所無而今始有之者
也明倫一堂戟門三架名宦鄉賢之兩祠省牲更
衣之兩所此前日之所有而今仍有之者也細至
一木之必丹一履之必平一堵之必塗飾由是廟

貌輝煌輪奐昭采所稱鳥革翬飛可告無忝矣是役也工極浩繁而絲粟之費動自侯出有不足者多設策以補濟故不勞而就始自往秋竣自今夏約畧不過匝歲遂成巨觀猗與休哉邑人士之感侯嘉意作人也走萬里入京師懇予記鐫諸石以垂不朽予聞其事竊適然驚曰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今爾諸士不憚間關而至此也知其所悅者深而所垂者遠也既而欣然從之語諸士曰事有曠數十年而一舉者固難乎爲創有曠數十年

而一舉者尤難乎爲繼繼與創雖異名而同實而功倍焉者也然徃徃不得其人則謙讓而不果昔晏殊知宣州興建學校爲諸州倡迨范仲淹以教生徒稱循吏最侯將無同邑人士曰不止此也鄰境寇盜充斥潛伺縣鄙侯活致數十人咸自招不柱邑人服侯明允理不勝者輒訟於侯侯片言而決兩造悉無怨合二事觀之總不離循吏者近是昔虞詡爲朝歌長遣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裾有出市里卽擒之趙廣漢爲京兆尹善鈎鉅以

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悉知侯不借絲線而獲不
 恃鉤鉅而得其機智勇略過虞趙遠甚余濫竽太
 常吏之賢否黜陟非余責也余得而樂聞之今
 朝廷考績之典特嚴如諸士所稱侯以修學育才戢
 盜平訟注上上考與虞詡廣漢輩後先相映又寧
 有軒輊與行見邑人士彬彬然興起于學校之中
 莫不勵名節而勉忠義說禮樂而敦詩書其出處
 進退凜然一無所苟如范仲淹者代不乏人矣侯
 諱廷相字子立鑲白旗三韓人康熙二十四年乙

丑孟夏之吉太常寺少卿東官尹源進記

坂塘義渡記 徐榮祖

古之渡以王迹著者曰香水以仙昇著者曰驂鸞以武
 功著者曰茅津以美人著者曰桃葉雖名異方殊利涉
 則均也若夫木杯羽扇凌泛萬頃事雖神異而非見聞
 所素習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設渡誠便哉余邑之
 坂塘昔唐韋學士讀書于茲為翰林石室其下濱河四
 方問津前有射利者恃為龍斷往來苦于需索號為閻
 渡相戒裏足王君亢宗劉君永孺惻然動念遂捨其買

渡之業而屬之公所謂小子在淵丈人播船其兆於此
 乎嗣是僉謀于眾募化買田以贍舟子則何君懷德曾
 君又燮曾君始亨襄厥事以有成焉務使熙熙穰穰者
 不費一文臨河便濟是則閩渡頓易為慈航也較之文
 憲公編竹橋以活螳者其功不更彰明哉余樂聞盛舉
 故書之康熙五年丙午春正月邑人徐榮祖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香木以爲長香昔周之矩以爲
 城隍蓋卽古社稷神也三代時建邦設都止置社
 稷後世乃立城隍主宰之司似與社稷分任其職

顧社稷之制立壇壝樹木以爲表而城隍則屋之
 冠珮儀從儼若有土又社稷止于春秋戊日致祀
 而城隍則自畿輔之尊省會郡邑之廣凡京兆尹
 丞及各守牧令皆必朔望行香肅拜都人士女歲
 時伏臘羣走祠下水旱必祝疾病必禱且社稷之
 神勾龍后稷自古迄今率土無二而以古聖世遠
 而尊民不敢近城隍則必自其有功德於斯土者
 若于忠肅之神于京都周廉使之神於吾浙其餘
 皆班班可考雖或其地其神無其人以實之然所

謂捍災禦患功在生民乃廟食於茲土可類推也
是故民之於城隍其敬而親之也更甚於社稷然
則享祀顧可不崇而廟貌顧可不肅與龍邑城隍
廟舊在城西門內棟宇卑隘修葺久弛余自雍正
五年蒞任瞻禮之餘思欲重加修建而公務孔繁
又獨力未易舉六年夏以事去官缺然于心是冬
奉

恩旨復任茲邦越明年吏習民安乃爲竭捐養廉若干
延邑之紳士里民共樂助若干遴諸生幹敏者董
其事鳩工飭材廟凡肆棟棟各五間正室以奉神
後室以爲寢闕前室爲廳事左廂爲齋宿之所右
廂爲太歲之龕崇大其門旁列土穀符使非其祀
者槩不得附焉凡廟制之卑者亢之隘者恢之棟
椽樑桷之朽折者悉易之丹漆粉堊之漫漶者悉
新之以及門牕欄檻之必周堦石磚甃之必整始
于是年六月成于歲杪都人士咸曰是廟之成也
神歆其祀歲比大登秋闈獲雋三賢其龍邑之慶
蓋方興未艾與余曰是固未敢爲必然之應也然

廟者神所憑依廟貌不光無以妥其靈而神亦無以彰其應今邑宰及諸僚屬獲與薦紳士民輩共成厥事廓乎其高明黜乎其幽肅將蘇子所云都人作禮因敬生悟瞻神威之有赫知福善禍淫之不爽無傲于家無譁于市無訟于庭畏神服教而志以戢俗以醇則是舉也實維持名教之大端也倘亦神歆其祀而篤祐而錫慶有必然者乎抑是役也贊政王君助勦之力居多而董事四生唐子廷藩黃子澄瑞徐子栢新鄭子繩英寒暑匪懈朝

夕罔間其勤勞有足紀者因併書之雍正七年嘉平月知龍川縣事會稽周之矩記

重修龍川縣儒學記

盛熙祚

學校者王政之本人人才所自出也考廟學之制東漢永平二年辟雍郡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永徽中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逮顯德間始專祀孔子其後學必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著為令龍川廟學宋建城北明徙縣治之東凡屢遷廢定焉其建於城北則自宋嘉泰間循守梁克俊始元燹

于兵卽城東李守宅權爲廟學延祐間知州徐震
復建于故址明成化以後知縣秦宣韋邦憲林懷
國三徙之其於縣治之東則自洪武典史黃九成
始弘治以後知縣劉琦蔡鴻漸再徙之康熙七年
知縣彭峻齡復徙之卽今之廟學是已歷年旣久
日就頽敗歲辛亥長洲沈君會同攝篆于斯覩戟
門之欹傾泮水之渙濁文廟之齷漏講堂橫舍之
榛蕪方擇日鳩工急圖鼎新之會余來知縣事去
學博兩李君爲余言始事之不易落成之難期余

曰學校開設斯人文化成今萬仞宮牆傾圮若是
宜賢關之不克振矣乃進多士謀之咸踴躍趨事
樂觀其成且曰國家優異多士例得免丁徭之供
今各以一歲所免襄厥成聚米成山截金輸庫告
成旬月無難也于是爭輸恐後而余亦捐俸入焉
正匠之程寒暑凡一週計費白金二十鎰而三門
六戟廟宇堂廡崇聖之祠及先聖先賢之木主鄉
賢名宦之規制皆煥然改觀且繚垣牆塗丹粉種
樹廟庭講堂橫舍之聿新而多士有肄業之地矣

既作泮宮有嚴斯廟是科舉鄉薦者三人明年捷南宮者二人咸謂龍自元明以來登進士者僅一見之今春秋兩闈人文蔚起實數百年僅有之事而廟學之成適際其隆亦一時之盛也雖然學校之設實爲王政之本今

聖天子崇道右文

詔天下郡縣學各舉孝廉之士試春官者講明性理之書務尙實學黜浮誇之習軼于三代之隆矣今而後出入宮牆者勿徒以功名自喜講明忠孝大節

俾德業聞望遠駕前人爲邦家光爲山川增色守土者實有厚望焉是役也教諭李君炳訓導李君捷槐實董之襄厥事者孝廉沙君如珣上舍唐君世傑暨學官弟子徐薊徐涇也落成之日伐石以記重修之歲月且備書廟學遷徙之由俾後之知所考云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仲夏知龍川縣事嘉興盛熙祚謹撰

尊經閣記

盛熙祚

立學校以儲才將以羅其英俊充梁棟之用使不

龍川集卷一
三
知今固無以識時變而古者經邦致遠之謨理性
治情之術未能絲聯繩貫曲暢旁通其究也必至
師心自用日遠於道而不知故六經者如日月之
經天江河之行地常垂宇宙而不可一日偶輟士
之致用胥取資焉士由學校而出始非畸士學校
由六經而設始非曲學然則置經以供士子誦習
列閣以供六經度藏在一邑則爲邑令之責厥有
自哉龍川於唐宋爲荒徼自蘇穎濱謫居於此士
子多其言論稍知窮經歷元迄明文物滋盛我

國家定鼎以來重熙累洽蠻烟瘴雨悉變爲霽日和
風而學校中亦復科名鵲起祚以非才承乏茲土
始至之日惟汲汲以學校爲先務期年之間輪奐
之觀異於疇昔濫竽六載以來鄉會得雋之盛尤
爲前此所未之見僉曰振興學舍惟令之功然地
以人靈草從風偃自非

列聖久道化成于上區區建革遂足發久鬱之祥神其
炳蔚哉今春秋兩闡置論表判時務策於後而冠
以四書五經文是參唐宋制科取士之法而歸其

重於明經也顧研其同異究其精微會而通之使坐言起行之效操之掌握又不止咕嗶揣摩尋章摘句於四書五經之內已也故合天下之學有閣合天下之學之閣槩名尊經雖史與經不可偏廢而不及史者以治亂興衰臧否因革之迹史備之而治亂興衰臧否因革之理經已統之也龍邑舊有尊經閣傾圮日久因其舊址建閣五楹經始於雍正十三年乙卯落成於乾隆二年丁巳廣文兩李君實襄厥成焉將購經實其中俾遊於學者得

縱觀孰復爲他日致用之地今夫經之目始於六終於十有三十三經之中惟爾雅所誌近於訓詁雕蟲然亦切於日用其他之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則均也昔蘇端明兄弟皆負絕世之姿而貶謫之餘猶不廢易傳書傳之作龍士苟懷用世之思其無以六經爲糟粕而河漢是閣也斯可已旨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夏五知龍川縣事盛熙祚謹撰

聖天捐脩學田碑記

文師大

嘗思學校之設昉於三代盛於漢唐以迄宋元明

而大備於今日當茲
聖天子右文致治隆師重道而於宮牆尤爲加意但世
代相沿其間不無修圯興墜之不齊固賴蒞斯土
者爲之倡尤賴彼都人士相與以有成余自辛酉

夏奉

命來宰是邦望高山而興仰止念車服而思禮器入
聖人之門見夫廟貌維新榱桷整然垣牆巍然東西兩
廡美輪美奐因竊歎曰此前有司暨闔邑紳士共
襄厥成者歟及攷其由來乃生員邱嵩大學生邱

崑生員邱崇捐租襄助之力居多美哉邱子殆頌
其詩讀其書用以標文化之淵源昭後進之楷模
欲濟海濱于鄒魯者乎不可不有以誌之適諸紳
士持邱子捐修學田文卷一冊索余一言爲弁夫
捐租修學誠爲美舉此其事之足書者也爰搦管
濡墨將所捐田租土名數目付諸工匠泐諸鏤珉
庶幾不朽永爲有功學校者勸是爲序乾隆十二
年丁卯冬知縣文師大撰

老隆義渡碑記

宮文雅

從來事之舉以義者皆爲司政教者所樂成况義之舉也在渡義渡之舉在通衢要津尤爲利濟無疆者乎邑東二十里有老隆渡東連閩嘉西接惠廣北通江西行客往來繹絡不絕向因未設義渡問津者每苦于私渡之才難需索以致辛未春有行人另雇小艇遭風覆溺斯時予方蒞任伊始心甚憫惻因念龍俗素號尚義各處要津俱有義渡獨于老隆無之正在籌畫設法間適有紳耆余多眷葉梅芳吳廷植等連名呈請愿捐義渡予曰有

是哉斯舉也其卽周禮杠梁之政任恤之教乎竊爲嘉許問其事於列憲以勉成焉獨是事必謀諸盡善方可垂諸久遠不然有初鮮終究未免乎乘輿爲濟之譏耳乃集諸紳耆而謀之務期周詳以善後計共捐置田租壹百二十石渡船則有二隻渡子則共四名時逢水漲每船添夫二名年給工食共穀九十六石每歲需穀一十石以爲二船年終小修每歲存穀十四石以爲二船伍年大修歲收一百二十餘石租足敷歲用而無不足之患

俾行旅登渡不費一文往來梭織無庸守候詩曰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又曰維其盡之勿替引之不
可爲斯渡咏乎爰將捐置之田跡租數樂捐姓名
籍貫以及渡般之丈尺制式歲租之存積支銷悉
載諸冊並叙從前斯渡之弊借糧影冒之情統詳
列憲俱蒙稱善批准飭行則斯義渡之設咸稱無
弊業經通詳立案毋致後人借端覬覦不洵可以
垂久不朽耶值茲渡事告竣諸紳耆羣以勒石請
記於予予思忝司民牧爲體

聖天子之政教以親吾民今觀老隆義渡行津永賴實
關厥政樂善修睦且關厥教則以視文憲公之編
竹渡螳其善惠爲彌大者其善報亦應彌隆矣用
是樂書厥事更有期于諸紳耆之長膺餘慶世遵
盛朝政教以億萬千秋與江河並永也而爲之記乾
隆十九年甲戌夏知縣宮文雅撰

重浚越王井記

王永熙

光孝寺者秦趙陀令龍川故署地也寺門內遺井
在焉唐乾符間學士韋昌明爲之記稱其源出鰲

山泉極清冽味甘而香喝者飲之無不愈厥後壅塞幾數百年

國朝盛公熙祚令茲土復浚之以便民汲不二十年而湮塞如舊嗚呼井養不窮其興廢亦有數耶詢之居民僉謂此泉井實佳因深且濶昔有赤子入之遂廢焉夫以赤子之無知而廢其便民之舉其與保民保赤之義均無當也且事之足為赤子患者豈獨此井也歟哉而胡以不盡塞也不求所以保赤之道而徒塞之以杜其便民之舉致古人之

遺蹟忍於終湮是猶惡噎而廢食也弗思耳矣予因復浚之庇以小亭護以甃石庶幾垂之永久嗚呼古人之事賴後人以傳而思所以去其患而收其利者又豈獨一井也歟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夏知縣王永熙撰

續尊經閣記

書圖

世儒呻其佔畢矻矻窮年惟時藝之是務雖各執一經第尋其大畧不究其本元尊經而經荒鮮不受嗤於有識蓋聖人之道莫備於經學孔子既沒

音川縣志卷十一
異端蠶起大義遂乖終遭暴秦燔燒之禍聖經漸
滅殆盡漢儒當絕續之際傳此實難幸而去古未
遠或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僅有
所存迨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要其授受各有
師承雖與前代相詆訶未必不本於漢也後之學
者奉爲圭臬至於今不替龍自先賢足跡所經仰
山斗之師資依光最邇沛江河而莫禦濡澤尤深
故通經之士代有傳人方今

聖朝修明經術撤表判而專經藝崇朱子

御纂易詩書春秋廣羅十三經漢唐諸儒之說靡不賅
而存焉誠欲使天下之士博觀約取比附義訓以
正所從非望其局乎偏隅斤斤自狹之爲得也而
多士或不稱流學株守箋疏置而弗舉同異隱而
莫知豈

國家所以尊經義哉龍之士旣漸於聖典復範於師
模尤當廣衍詳說務通其條貫無保於陋則亦不
病其龐而咸炳炳蔚爲儒碩不其偉歟此閣締
造昉於何氏吾不得而知矣肇基於城東北隅厥

後徙復不常閣之廢興亦莫可攷矣惟尊乎經而已吾惟經術不明杼軸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達於戶外街薑之鼠漫畫之禽不足以喻其癖也今夏集多士於閣下纂修邑乘凡因革損益事事必斲實錄臯鼬浩油之訛稜祥侵羊之舛梯樓可得緜卷可明矣圖引証之下暑雨不輟或者啟我靈機以光巨典則尼山之沾丐豈淺鮮哉故曰尊所聞而高明養其氣以充實經之時義大矣哉昔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清和 龍川

縣知縣書圖撰

重建正相寺碑記

徐 灝

正相寺與老塔同建于邑寺爲最古而正相之名則因宋丞相吳公潛而名也邑誌載公謫居龍川時好登塔曠覽常寓是寺後人慕其風而名之歷于今不改但老塔所建年代無考相傳以爲古仙人所造故又名仙人塔自康熙五十三年偶墜塔磚一片鐫有開元三年四字始知所建時代蓋既歷千餘年所而世俗所傳仙造亦未免炫奇之過未足爲深信也然予弱冠時目覩其

龍川縣志 卷十一
塔欹斜欲仆行道之人皆危之不數年間而挺然聳直如故豈年代久遠固有神靈憑之歟抑豈吳公常注意于斯正直之精誠不泯數百年後猶假茲塔以見之歟何其異也則以爲仙塔也亦宜寺卽居塔之下去縣城西南二里許當水口之衝以束雷江之水形家謂爲邑之門戶整而興之於城邑甚有助焉且大道之傍往來絡繹不絕好善者常年煮茶以濟行人之渴俱于寺僧是資又一息足化城匪僅禪林勝景足供遊賞已也第舊基狹隘卑陋而牆宇榱桷亦日就頹朽矣住持僧與

邑善信屢謀修葺然因陋就簡旣不足以供莊嚴而培形勢欲擴而高大之又恐托鉢維艱集腋難成未嘗不屢謀而輒止也守禦所袁使君公餘登覽慨然曰修廢舉墜亦政事所宜爲况前賢遺蹟爲通邑風水所關奈何畏難中阻乎爰捐俸爲通邑倡衆善信亦皆踴躍樂助鳩工庀材擇吉改造卽以往持僧見能董其事興工于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初十日落成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佛有樓殿僧有方丈經有堂客有廳禪關再重齋厨周綴有竹苞松茂之固有翬飛鳥革之觀

視前簡陋大不侔矣茲者梵宇浮圖巍然江滸以長爲
 邑之華表幹門而扶輿清淑之氣得有所聚而不渙將
 見地靈人傑人文蔚起室家蓁蓁固有可以操券卜者
 其所造于地方不小豈僅等諸尋常邀福之舉也哉吾
 觀于此而嘆衆人之善心不可沒尤喜袁公之爲政能
 得其大不可不壽諸貞珉使後世有以考也于是乎記
 康熙六十二年孟春邑經魁徐瀑撰

惠宗師祿位引

黃弘

恭惟粵僻在南服風教所被

天子愛之與中土等前後使者接踵皆賢聲獨至盡水
 窮山舟行陸走歷二十餘載農賈商隸都交口不
 置者曰惠公惠公嗚呼公之心可使粵忘一日者
 哉公起家名儒後受膝教讀書於紅豆齋大宗伯
 韓公當代一人器之入史館勵如諸生隱隱然動
 有斯文自任舍我其誰之思辛丑奉
 天子命至下車卽以經學子史風示州郡更輯明今諸
 大儒數百篇爲多士式而顏之曰勸學夫勸者同
 人慰勉之詞公與粵其子弟親之臂指聯之故分

龍川縣志 卷十一
位忘之也試期勵諸生于堂三更漏下神采煥然
官署尊嚴雍如講席赤心白意充溢棟宇矣自是
粵戶牖皆知學五經周禮挾爲兔園冊子以文風
丕振歲丙午請增弟子員額三微公力曷至此秩
滿遷東宮官還士遮道攀轅顙兩臺交疏復留
如是者又三年勞頓困憊公樂不疲而粵情倍洽
過山陬鄉兒童擠爭趨面公謂此粵人師士互忘
遷擢例意可長依公也無何而公去矣千秋之遇
一日之別粵乎公乎情焉用諸恩乎國士血淚離

人讀珠江南海魂魄往來之句真情實境愀然者
朗在耳也抵京代事者來部公持刺往謁猶以六
載苦心兢兢爲同官告而冀其有成公之意不舉
全粵世世鄒魯之不止是公之愛粵呼吸喘息無
頃刻置非獨餘諸任餘諸官更將餘諸身也公無
自忘粵粵安能忘公教思無窮愛慕之心亦與之
爲無窮咿唔佔畢公神在焉粵與公殆長此終古
已龍粵一邑也龍之心全粵視之矣門下僉議爲
公尸祝立長生祿位二一在藍關文公祠續文脉

也一在城北文昌閣耀文光也此蓋龍人浹髓淪
膚鏤心刻骨無可將而藉是將之公聞則必謂吾

體

天子之意以盡吾心焉耳烏容祝乾隆五年庚申夏邑

進士黃弘撰

膏雨恩波亭

徐植聖

亭以恩波名名夫亭也曷爲名夫亭地分罄峯半壁俯
瞰龍潭其在易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人主之而神實
相之昔父老爲余言潭仰面如釜奇石突怒偃蹇欽然

相累而下若牛馬飲於溪衝然角列而上若熊羆登於
山邑侯盛熙祚禱雨雨應乃與民謀山有木工則度之
價廉工省其制深週丈有五廣倍一尺座中塑龍王神
像風雲之司雷雨之伯列左右而亭翼然矣向之有禱
必應者今則先禱而應矣時降膏雨人慶恩波故名余
竊聞之心殊歉然丙寅館于義都鄉塾鄉之子若弟雅
誦唐杜審言律句薛蘿山徑入芰荷水亭開而慨然歎
興爰倣謝展故事及至登拜禮畢迴巧獻技以效亭下
者山之高也雲之浮也鳥獸魚之遨遊也俄而電閃雷

吼木石鬪搏俄而風止雨收煙霞澄鮮曰異哉亭之景
候固若是哉且亭以外通幽石其別出也四方竹其嘉
植也考鐘伐鼓喃喃山僧之誦經禪關也猶未已
高低冥迷出沒變幻枯木朽株皆成虎豹日未夕也而
已夕矣嘗聞蘇子瞻至扶風治官舍爲亭于堂之北適
大雨三日顏曰喜雨記之撫斯亭也不言喜而有餘于
喜而且忘乎其喜也第謂因旱魃之爲虐而禱之以格
天垣協輿情猶膚末耳不書惡乎可是役也建于乾隆
三年戊午仲夏聯云地脉原泉流萬古神功主宰澤羣

生是以心行政膏澤下於民而歸其功於神也魯論記
楚葉縣尹以政問孔子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問之近近
不知也問之遠遠不知也問之上上不有也夫如是可
以觀政侯惟不有故曰名夫亭云爾乾隆十一年丙寅
春邑人徐植聖撰

龍川縣志卷十二
其部縣志卷十二
龍川縣知縣長白書圖翼南甫纂
藝文下
遊霍山
唐曹松
七千七百七十丈丈藤蘿透碧天西土文殊曾印跡
大中皇帝舊叅禪月將河漢隨巖轉僧與龍蛇共穴眠
傳與畫工休閣筆好將名畫廣流傳
得趙司馬書寄回使
盧綸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

龍川縣志卷十二

龍川縣知縣長白書圖翼南甫纂

藝文下

遊霍山

唐曹松

七千七百七十丈丈藤蘿透碧天西土文殊曾印跡

大中皇帝舊叅禪月將河漢隨巖轉僧與龍蛇共穴眠

傳與畫工休閣筆好將名畫廣流傳

得趙司馬書寄回使

盧綸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

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慙報賈傳莫放酒杯疎

寄周循州彥質

宋蘇軾

蔬飯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身似是虛行者
後學過呼韓退之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
知君清俸饒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饑

次韻方惠州子容周循州彥質相會

蘇軾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盃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飲
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近開松菊徑南堂初絕斧斤音

知君善頌如長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又次韻方周二守許過新居

蘇軾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牕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
聊欲踟躕看此心聞道提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徽音
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

蘇軾

此生直欲老牆陰卻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
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鑑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
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

周循州臨行出見小鬟用前韻

蘇軾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
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
趁着春衫遊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
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鐙須防舊所臨

循守舊為韻伴

答東坡賡韻

循州知州

周彥質

惠風和暢似山陰綺席優游邃宇深
聊把歡娛酬美景盡教經濟入閒心
兒童亦識金門客閭巷欣聞蠟屐音
歸去邦人懷謝傅東山那復旆旗臨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

蘇轍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
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煎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蘇轍

三間泔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
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
不似蘇門但長嘯

一生留恨與稽康

子野昔與李士寧縱遊京師與藍喬同客曾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蘇轍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川九日氣如蒸
偶逢閏月還重九

酒熟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
龍川父老尚相尋
直須便作鄉關看
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
紫萸黃菊映霜鬚
山深瘴重多寒勢

老大須將酒自扶

公集中有云予昔謫居龍川已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氣予置酒

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則此詩當為黃氏老作也

尉佗城下兩重陽
白酒黃雞意自長
卯飲下床虛已散
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 并引

蘇轍

予于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
為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為伐藤而見竹偃弱無
可為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
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
曾園竹與荒蘿共
藤驕竹瘁如畏人
不似君家竹森聳
我來買宅非為宅
愛此風梢時一弄
磨刀向藤久未忍
樹倒藤披真自送
繁陰一豁新笋地
狂鞭欲向青春動
我身病後少筋力
遍求拄杖扶腰痛
蕭蕭瘦幹未能任
一畝君家知足用
一枝遺我拄尋君

音川集卷之十一
老酒仍煩爲開甕

贈龍川道士廖有象

蘇轍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
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頎然一道士野鶴墮雞羣
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刺口問生事褰裳觀運斤
俯仰忽三年愈久意愈貞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
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
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
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
我歸客箕顛晝日長掩關
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
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
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
我老益不堪惟有

二頃田年年種麥禾
僅得免饑寒君來亦何爲
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
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蘇轍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
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
君居龍川城築室星一周
屋瓦如翬飛象設具冕旒
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止
本爲百年計自可一世流
胡爲不復顧脫去如敝裘
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
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
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
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
故人感君意一

言還信不遠行不為此浪走非良謀

遊白雲巖

宋循州知州 韓京

良晨尋勝到禪關盡日澄懷水石間
白酒黃花聊自酌
盛遊何必羨龍山

大小雪山

韓京

三白兆年豐凝寒氣未融
瑤池春燕罷留下玉屏風

遊霍山喜晴

明通衢驛 承吉水人 李中

天霽深山恣大觀出巖相望野雲寒
昨宵微雨三分過
今日諸峰十倍看天上風光真有地
人間行樂覺無官

遊人浪有分山意笑是乖崖問老搏

閑登霍山巖乾坤一洞天形勢尋孤絕
真境入幽元仙
去留明月碑斷臥寒烟流泉溉千里
奇松亘萬年清風
掃石榻趺坐入禪野吏任貪駐白雲
相對眠

巖下夜酌

李中

野洞寒灰久今霄火復燃月邊斟白酒
雲底臥青天絕
頂詩猶峻凌空我亦仙山靈知勝會
花鳥獻巖前

愛梅亭觀梅

李中

通衢植萬梅畫出孤山境僻陋今數年
未遇林和靖乾

坤此一亭春意吾自領坐來不記眠明月印梅影風生
樹未休蛩聲夜更靜仰首看青天冷然發深省

愛梅亭對梅三首

李中

梅花交月夜清輝一段春光入範圍風遞微香牆外度
幽人山下半開扉

良夜探春坐小軒半牕淡月梅花村道人花下饒幽興
時把清香帶酒吞

慣從春早玩乾元樹樹寒梅放滿園此去看花都有眼
誰知今日理花根

熬湖酒次紀興

明嶺東兵備道歸安人

施士儒

乘輿出西郭來尋半日閒芳筵臨積水長笛起秋山致
主心恆赤憂時鬢欲斑尊前雙白鷺飛去又飛還

遊霍山

施士儒

積雨初晴嶂靄收靈巖奇絕快茲遊衣沾沆瀣天殊近
目隘炎荒地欲浮古岸虛明真洞府危峰孤特拱神州
石牀丹竈藤蘿外合有飛仙到上頭

次西亭韻

明嶺東兵備道寧波人

謝汝儀

縱目靈巖萬象收悠然真不愧仙遊暮雲掩映千峰合

夜氣游場大地浮境妙渾疑無洞府觀奇恨不到中州
蒲團靜坐看荒落瑞氣清風滿洞頭

遊東山寺

邑令 彭峻齡

吏勞心尚靜結侶問禪菴鼓柅聲疑梵穀文花滿曇壁
縣絕地徑峯起欲天叅碧樹風雲合清流日月涵聯翩
接翮羽掀髯聽叢談貝葉翻花雨茶煙續翠嵐蘂冰情
自苦稼穡味常甘遙憶買山賦無錢豈謂慚

東山大士閣記成

彭峻齡

選勝東山傲魯臺嶽神先意祚嬰孩題標大士騰辰角

翬翼文宣挂斗魁環牖洞開千里霧元燈高灼萬山隈
鐘聲敲動蒲團月石麓遙橫渡木杯霞映城邊回畫錦
風來水上拂蒼苔閉觀竹立同趺坐誦法寧庸擊鉢催

梅亭述古

彭峻齡

西曹執簡肅嚴霜

公以刑部主事抗疏被謫

為愛驛梅冷更芳易凜

堅冰懷素履

公植梅建亭讀易於中

詩成漱玉擬含章詞臣先後

瓊瑤集

王編修謫三河驛過此亭作記

節度追隨赤白囊

王陽明先生鎮虔嘗召公

議事 試問羣鳥棲栢後

後召公副都御史

枝頭會帶辟寒香

癸丑四月聞巫孝廉

榮 黃孝廉

澧 春闈報捷賦此

志喜

邑令 盛熙祚

巖疆置縣舊龍川三載分符自日邊敢謂文翁能化俗

須知

聖世有儲賢堦篋物望騰雙壁黃孝廉洲同登壬子榜

甲第家聲繼百年明進士巫郎中三祝即孝廉從大父也夫子廟堂輪奐

美一時多士擅超前余方重修巖序告成春秋兩闢得雋之盛前所未有

丙辰仲秋沙進士如珣黃進士弘南宮同捷旋里

賦贈 邑令 盛熙祚

三秋丹桂同仙籍兩君同舉巴西鄉試上苑紅綾共宴回南北科

名高族望沙進士從叔占籍順天登壬子乙榜後先昆弟數門才黃進士從弟先

登癸丑進士持衡玉尺空羣顧是科禮闈兩君同出吾鄉吳工部之門對策

金坡賜紵來廷對後蒙賜表裏各一却喜風塵鞅掌吏超前又

慶棟梁材癸丑巫黃兩進士同捷南宮余詩有一時多士擅超前之句

與王士正謝朝欽二生并序 邑令盛熙祚

巖下邑中名勝區也僻處一隅特未見賞于風雅

耳癸丑下元余以公事泊舟其下澄江如練新月

一鈎望古寺而登棟宇適當其勝而殘垣敗瓦將

就傾頽為悵然久之詢之寺僧知王謝二生已先

得我心誠不愧烏衣門第矣寺下有渡以便行人
舟子即于寺南隙地縛茆棲止焉余則擬增築其
垣為傑閣三面啟牕以挹西山朝暮之景助二生
風雅之懷庶幾他日登臨縱覽其勝將詩二生欲
觀斯閣之速成也

風塵慚俗吏勝槩得名山不廢登臨屐興懷棟宇間烏
衣有同志白社自相關傑閣期新構清江俯一灣

八景詩 并序

惠為嶺南名郡而龍川又其勝邑昔人選其景之

尤秀麗者析而為題命之曰龍川八景若太乙仙
巖嵒湖秋月合溪溫泉龍臺晚眺龍潭飛瀑嵒峰
雪霽梅邨舟橫東山暮鐘是已於是擇斯八者而
茲邑之勝畢萃此焉比歲淫邑宋常固氏出宰於
茲公退之暇勸農於郊立馬徘徊之際因得覽觀
其勝竊謂嶺海之間雖處遐遠而溪山幽絕如此
景之奇勝抑豈通都大邑之所能有哉且吾幸獲
施政令於是邑公政既簡民皆安務而又得以斯
須之暇縱目遊觀以取適於一賞此何其幸哉於

音川縣志卷之十二
是託善畫者爲之圖而一時士大夫又相與歌詠
之既而常固以考滿至京師且以請予爲序惟縣
令所治百里而其民之憂樂休戚皆係其念慮必
使之安於田里而後已焉若有一之弗得其所雖
欲爲遊觀一餉之樂亦豈能得哉余聞常固之爲
龍令下車之初因民政之緩急而先後行之不失
其宜又新其縣治暨學舍與凡壇壝廡宇之傾圯
者皆復其舊觀可謂能也已夫邑民旣安政務弗
煩則爲令者視篆之餘而寄興於山水之樂亦宜

其然也抑豈爲過哉詩凡若干篇書此以弁其首
簡焉宣德五年十二月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廬陵曾棨書

菘湖秋月

蘇軾

菘湖湖水水澄清最喜秋來月漾金夜靜問渠天在水
嫦娥推倒玉輪沉

梅村舟橫

梅村渡口看橫舟水自清清江自流應是往來行客少
渡人自在片帆收

八景總覽
八 磬峰雪霽

磬峰瑞雪聳峩峩日照神光漾玉波堪羨循人書八景
夜深何必問銀河

東山暮鐘

首營古寺在東山底事鐘鳴向暮間一百八聲聲響後
僧人從此鎖禪關

八景總覽

磬湖湖水漾金波磬頂峰高積雪多太乙仙閣吹鐵笛
東山鐘靜誦彌陀龍潭飛瀑懸千尺梅村橫舟客衆過

縱步龍臺閣眺望合溪溪水會長河

太乙仙巖

明翰林學士吉水人錢習禮

仙人住世鍊大還真樓仍在歎崑間清猿夜啼挂松壁
猛虎晝臥當柴關洞門飛翠來滴滴石橋流水鳴潺潺
丹成高舉遊八極至今遺跡留空山

東山暮鐘

明侍讀學士臨川人王英

羣山翠色遠重重中有樓臺是梵宮樹影依依留晚照
鐘聲杳靄度天風殘燼渺渺連深谷飛鳥翩翩入遠空
此際餘音尤可聽寥寥半在暮雲中

梅村舟橫

王英

見說梅村景最幽，青山疊疊水悠悠。村邊過客行清曉，
渡口殘蟾漾碧流。遙聽雞聲來隔岸，已看雁字滿芳洲。
此時獨有琴堂客，閑撫朱絃對早秋。

又

周迺

殘月梅村曙色浮，行人南北隔溪流。雞聲送曉聞林外，
馬色衝寒待渡頭。風靜一天山霧濕，雲低兩岸渚烟秋。
郎官出郭行春處，會據吟鞍歷去留。

磬湖秋月

錢習禮

澄湖潦盡秋若空，萬頃鏡面開冲融。蟾光正滿水生霧，
龍鱗不動天無風。素鸞出舞廣寒殿，蒼蛟起立馮夷宮。
郎官艤棹恣清賞，千年勝蹟懷蘇公。

合溪溫泉

宋子環

眾山攢翠雲林幽，溫泉混混迴溪流。靈源湧出雪花噴，
元氣淋漓霧雨浮。是邦五月炎風惡，賴有茲泉暖可濯。
日照沙堤波影明，雲移野岸藤陰落。宗人宰邑遠之官，
覽勝行春亦駐鞍。何似清華池上路，涼風細細樹團團。

磬峰雪霽

明侍讀學士吉水人周述

音人集卷六 先之二二
三
落峯一夜天飛雪六花墮地晴不滅長風捲盡瑤空雲
霽色橫分素巖月縣宰彈琴欲下堂此時對雪情難忘
貞心一片願同潔坐令百里咸輝光

又

明侍讀學士泰和人曾鶴齡

郭外落峰接海霞偏逢雪霽景還嘉紫崖方似流膏液
翠樹猶疑傅粉華素晚難分巢徑鶴黃昏惟見度林鴉
琴堂公暇吟觀久殊覺瀛洲路未賒

龍臺晚眺

宋子環

衆山迴合雲重重東來紫氣迷關中豈無萬片變蒼狗
亦有五彩隨飛龍幾人臺下尋仙蹟仙去臺空雲觸石
影落西林野樹寒光分東嶺遙天碧龍川勝地喜重迴
駐馬看雲上古臺白日盪胷雲氣濕凌雲却羨馬卿才

龍潭飛瀑

明大學士臨江人金幼孜

澄潭萬頃映長天爲愛飛流在目前映日似從銀漢落
垂空偏訝玉虹懸流歸滄海翻清浪遠度寒巖濕紫煙
自是長風吹不斷應同廬阜瀉長州

又

明春坊庶子翰林學士吉水人周叙

飛流百尺掛層巒直下澄潭瀉激湍深引龍吟吹浪暖

高垂虹影落波寒，居人笑指銀河接。過客疑將素練看，
茂宰政閑多逸興。幾回臨眺獨凭闌。

八景詩

有引

邑令 潘好讓

歲在丙辰，余幸捷南宮，歸至濟南，道中夢簡霍山，
令丁卯啟事，得授是邑。閱輿圖，記始信食祿有定，
不覺溫飽念頓釋也。抵篆後，遍覽邑內八景，因各
拈一律以紀勝云。

太乙仙巖

秀拔炎州是霍山，仙巖迥在碧霄間。橫空鑿出青獅口，
架漢排成玉筍班。崖刻蟲書人莫識，甕儲天酒路難攀。
藍橋坐斷松門月，一跨茅龍何日還。

東山暮鐘

東山古寺在山隈，竹戶松關鎖不開。僧踏花陰穿澗去，
鐘隨月色過江來。偶因送客披雲嶠，閒愛探泉掃石苔。
願得訟庭無一事，攜琴終日坐香臺。

梅村舟橫

梅花村落枕江斜，問渡人來每踏沙。漁集並船多遠饋，
樵歸壓擔有名花。長鑱短鍤山農況，獨樹疎籬處士家。

解得雞豚同社樂，衢尊好與答年華。

罄湖秋日

清溪一道壅成湖，千古風流憶小蘇。
淡沱猶堪眠鶴鷺，澄泓端可鑑眉鬚。
雨添新漲層層碧，月印寒潭顆顆珠。
莫對桑田歎今古，蓬瀛清淺報麻姑。

合溪溫泉

信有溫泉沸若湯，一溪流出異暄涼。
丹砂凝處融金液，陰火蒸來噴玉漿。
採藥幽人時漱齒，探奇佳客每褰裳。
清冷不受纖塵染，絕勝驪山脂粉香。

罄山雪霽

罄山高逼斗牛寒，天外雙峰捲幔看。
嶺表自來稀見雪，冬深時復一封巒。
白浮琪樹光徧皎，凍合瓊樓照未殘。
試問仙郎歌幾闕，誰傳此曲和音難。

龍臺晚眺

層巒突兀聳城東，一望川原落照中。
山抱孤城迷積翠，江涵雙塔映殘紅。
煙村斷續桑麻雨，隴畝高低禾黍風。
野服勸農尋故事，不妨竹馬對兒童。

龍潭飛瀑

澄潭源出萬山來，懸瀑晴空吼怒雷。百斛明珠傾壁走，千尋飛練劈雲開。濯纓好駐青藜杖，修禊堪流竹葉杯。一壑一丘隨地足，石梁何必訪天台。

龍川縣

檢討吳 潘 耒

嶺外獨存秦縣古，峯頭亂插夏雲奇。趙佗霸業餘荒井，蘇轍才名有廢祠。田依疊嶂人耕苦，江落層沙女汲遲。撫治重煩賢令長，獨醒偏在倒瀾時。

謂允恭宗叔

南山寺

山當官閣秀，寺枕縣江清。天豁來帆影，松長咽磬聲。酌

泉驚骨冷，試屐喜身輕。坐對嵒峰晚，層層紫翠橫。

東山寺

不見南朝塔，山椒古寺存。斷崖欹置屋，修竹暗藏門。石勢排江轉，溪聲挾雨奔。浴風臨眺濶，點點辨煙村。

溫泉

清冷一澗水，中忽湧湯泉。信有金膏沸，將無玉釜燃。神功驚莫測，物性喜難遷。不作華清鬧，涓涓靜可憐。

奉和鄭學憲度藍關謁昌黎祠元韻

鄭 達

沈瀟古廟鎖高旻砌草庭花幾度新八代文章推吏部
千秋風氣啟潮人歲時不享操豚祝來往頻瞻珥筆臣
隆緒茫茫尋一脉允從矩矱紹先民

霍山

鄭達

霍山之峰陡插天青空交撐凌雲煙層巒疊嶂相鈎連
夭矯盤屈走蜿蜒上有排雲兀立之太乙仙下有涓涓
不竭之石甕泉我來數載強被世網牽安得捫蘿一一
躡其巔招呼藍霍罄盤旋峭石題詩深洞眠高吹鐵笛
覽八埏佳遍三百七十二峰不記年

登仙巖

邑人 徐榮祖

一卷楞嚴祇自攜遙遙巖畔寄遐棲懸崖雲擁層霄近
聳壑星羅萬象低杖叩醴泉開石井夢迴睡佛聽天雞
羣仙蹤跡歸何處彷彿丹梯路欲迷

遊東坡亭步壁上韻

萬斛流泉氣象雄炎荒遷謫表孤忠新橋不惜捐犀帶
築室何嫌老鶴峰靖節詩歌聲戛玉羅浮春醉氣如虹
故居今有後賢在松桷重光丹牖工

時蘇道
尊重修

華城塔

見志松風菴

邑人 徐植善

勝概資開闢嵯峨仙掌擎倚天紅散彩拔地蒼浮莖霍
嶺輝堪挹豁峰翠若迎幾層含的鑠一水瀉琮瑋捧日
紅雲近凌霄碧漢清共瞻文射斗應識兆題名香藹薇
山擁光芒玳璋呈登攀頻極目景色麗華城

